五峯集 第六之八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古詩
賦
表箋
策

序
誌
跋
說
贊
銘

書
疏
論

北化叁等田壹頁貳

五峯先生集卷之六

五言排律

次李白勞勞亭十韻月課

都會金陵府行人不暫停孤臣遷桂海賈客入秦涇別恨多千緖離筵共一亭淡烟凝怨色遠岫帶愁形薄暮歌初歇登臨酒半醒孤雲歸杳杳獨鳥度冥冥野店楊花白江橋酒幔青勞勞何日已僕僕幾人經五嶺迷春草三河落曉星唯餘石城月夜夜滿空汀

寄江陵金夢虎十韻 丙子徐佐郎益自嶺東來盛稱金名

形勝江陵府塵埃漢水城猶憑員外口久識右軍名鱗羽慈千里風雲會一成黃花武溪醉白馬蕩春行談屑霏瓊韻毫端動墨兵湖山鄉思苦歲月旅心驚獨鳥秋

橫海孤旋曉啓程斷猿關樹度長笛驛樓停駕鶴秦蕭
史窮經漢伏生相思應寂寞蓬島海中青

許相挽十二韻 頊

數月聞君病音書待寂寥訃傳終太遽魂去不容招忠
厚元來性魁梧獨運標時危命何旺位極本非徽迹與
心相戾悬随地共遂吾儕識悃愊物議任紛嚚屬纊歸
原土還旌復洛橋扁舟丞相櫬遺宅野夫僑寡婦隨行
李螟孫守禮條人間春夢畢交道老身焦北闕孤忠炯
西隣古木喬依然竹里路羌笛在山椒

李判書誠中遷葬挽十韻

扈聖西疆日鄭危萬事微新安草詞命義順復驂騑
浿水狀兒牘龍灣轉楇機翌春復箕邑首夏會崧欒奔

問巖程急軍興羽檄飛殘燈一夜話良晤百年違鳥嶺
來哀訃升州哭落暉松楸倉卒葬父子後先歸地理牛
岡改人間雨淚揮傷心九三載官守阻容衣

安正大進挽六韻

白首世間意蹉跎足一噫故人盡歸土老子獨蹲池碧
海提壺日西城隸業時文章輕再第才望阻三司萬事
皆由命重泉忝短期熊川倘可到羌笛淚雙滋

金相國命元挽十二韻

英邁超羣質聰明學易年探花黃甲望視草玉堂仙氣
槩山公右風流謝傅前希文才不局伯玉學仍全養旨
辭三釜觀戎鎮兩川丹青畫麟閣槐棘憾台躔疇昔登
門喜由來受賜偏松堂承笑語灣館侍留連奉輒瓊樽

倒歸須蠟炬燃存亡已參半會合佗何邊五日驚無汗千秋痛絶絃天高大慈嶺徑過幾回鞭

崔忠州瓘大人挽六韻

夙忝升堂後多趨長者風謙恭由所性謹飭又加功一縣鳴琴晚雙州列鼎隆繞聞孝子去俄報太醫窮心訣憑誰屬音容啓戶空迷原千古土此恨與長終

肅寧舘謝恩使鄭賜湖之付八韻

結交庚最密傷別密偏深路又燕京遠歸應菊月臨中年仍白首若意寫玄琴世事看碁局幽懷在竹林可能拚舊會空自憶同衾麥穂長郊晩棠花古驛陰尊傾隔萬里日望重千金加抱元連境山蹊倘得尋

丁未春養源令公將以千秋使朝京以已曾爲平

安評事時僕所贈五言排律十韻一紙示之曰亂前書廚一物不遺此適携同射具貯皮囊相隨得全可次原韻以責令行否余就審之則果吾拙筆也盖是一箇子而令公已行而追寄者也其書云天寒幙況珍重僕三秋大病仍作一冬蟄物每想関防羅馬政猶夏虫談氷何相及耶曩承索詩當時仕苦未暇把筆病中忽憶清揚録奉荒拙不過孫郎帳下兒一笑耳戊至既望末係詩云云戊至乃戊子十一月余同年八月以正言病九月以修撰病十一月則方避寓盤松冷井洞沈僖家之時也伊時莫保朝夕豈料顧命徑如許亂離而抵今二十年之久而叨據勳封耶余時年三十六方親

近筆硯篇翰如斯紙者其可以數計耶凡在我在
人者皆零落無存倘交友皆如令公之信且寄則
其存者多矣然此又幸中之幸其何可易得也遂
感而次之用昔千里面目莞存之又幸也十韻

昔贈關西別詩章一紙留客吾賡十韻送子賀千秋老
少當殊狀悲歡却倍憂交情看更密別日又何稠憶昨
同遵榜伊時各黑頭流連花作祟滂沛酒為愁歲月還
萍梗江山滿戟矛貂蟬幸無恙瓜葛不曾謀莫住乘槎
客相分演武樓端陽汎蒲酒酩酊始應休

附原韻

憶昔西郊別嚴程不可留君心急登道王事屬防秋壯
鎭元閫奬西疆亦可憂沿江亭障小隔水犬羊稠三堡

煙連塞孤城水浸頭經營重歲鍾方略坐心愁作幕惟書訖為儒昧劒矛猶當同竭力莫謂是非謀草檄風生筆籌邊月滿樓男兒貴年少君馬莫停休

七言排律

奉次嚴東宮勞西征將士十韻

結繩玄化屬熙平剛恨軒轅始用兵天吏自然戡禍亂人謀何苦漫從橫子輿不曰仁無敵力牧虛稱將得英建虜冠邊方稔惡鴨江通歲尚遷營士顛積雪深深塹馬蹈獰飆獵獵旌宋祖賜貂恩浹骨信陵軍令許歸兄張拳冒刃猶摧銳怒目嗔胡欲裂睛皇帝憂勤天地鑑藩邦忠義鬼神驚春宮至痛形詞藻爾輩惟思効烈名賡進老臣偏感激此心終始要推誠

五言古詩 此以下庚子赴京作

所串江別孝思弟 江在价川寧邊之境卽倨武亭前

君我俱五十別離非不多昔別各年少且對春萱花別猶暫時違歡樂當時加向來風撼樹無別淚猶沱況我早褰換萬里乘星搓別無今日苦路無今日睽相送暮江上衝風結素波傍人莫相恠我鬢寧不皤平生履忠信水陸行不煩君手莫念我我歸趂榴花相携無盡臺細雨傾流霞此後返淮海畢命依山阿君能耦我耕萬事我謂何

閭山濯濯歌

閭山南走海渴龍騰踔急客路轉山下山面開古驛終目傍山行山容何濯濯名山必有神有神須有宅梗柟

神所培熊虎神所畜虎在樹不採清陰翳山谷方夏氣凌兢雲氣恒逢渤澥地古無山居人重材木斧斤日以尋是以成兀兀余聞古之制崇祀先封植護葬必松楸立社用桒栗南國慕召伯甘棠猶不伐茲山著虞書一木皆神物寄語北界人苟異神爾德莫立閭山廟且養閭山木雨露之所長蒼雲遍洞壑滃滃逗霧雨歲旱資玄澤變化生霹靂胡人敢南牧萬世方永賴我言非好誇我老識神意作歌神應悅朝霧劃然開示我真面目岩巒非不秀老氣蟠空碧清風颯然來慰我長飢渴

渡還鄉河過高麗舖

客渡還鄉河來入高麗舖青春喜還鄉既喜翻自虞駐馬問童子此是吾鄉無童子笑不應謂我真狂奴客是

朝鮮人是處近燕都四海雖一家謂鄉寧非愚我聞亦不信怒目張虬鬚高麗我國名還鄉指吾徒若說非我鄉此名胡為乎春是故園色柳亦吾家株況人生世間身外無他圖方神遊太廓身亦空皮軀此身亦非私顧此閑堂區有室我入處有衣我曳妻心存即為鄉此名知不誣有酒既盈樽松菊春荒蕪前身是彭澤得非吾之廬假我青兕觥陶然至日晡既醉浩浩歌暇論東西途童子始憮然三揖而趍隅

送金都事赴關東幕　己酉奉審作

君自嶺南至今向關東還須看主此嶺來從楓嶽山關東蓄精祜即此開神慳是知產人傑多在東南間洛江走其下智異龍虎盤橘柚柿棗園碧梧青琅玕君行會

窮源始賞自金欄下抵越松亭在處皆仙閑伊我今老病咫尺阻躋攀庭前叢桂樹猶存九井顏君歸語老夫朝夕慰衰頹

戲贈許從事

人間五十年恠事無不有逆誦千字文也先而天後此語真戲劇於理亦不偶周宗綴大耳香孩猶網漏安知十人外尚有踰春柳巖霜敗階蘭積雪埋塘藕誰將鄒律吹寒谷生陽煦

斜川次陶靖節先生韻并序

龍門山之西有洞天泉石之勝吾先祖墓在焉舊號舍那舍那盖佛語也豈以麗僧普愚嘗居是洞而用佛語也嘗閱靖節集有遊斜川詩幷

小引安知是洞亦名斜川而被誤於後耶家豚景巖喜地名之相同而樂依歸之有所遂葺舍那而用斜川字仍築室其下余嘉吾兒用心之勤而悲吾年之已老悵玆遊之無幾乃依先生詩十韻係于下後之覽者幸恕其僭越也

淵明纔五十已懷越下休況吾六十七胡不樂此遊地名亦相同千載希風流緬思當時人亦有波中鷗雲峯倚天碧不下層城丘曠然獨秀勢吟賞付吾儔生遊死便埋未死酒相酬從知百年內幾年如今不君子有遠抱不盡終身憂来遊且可忘行樂非徒求

隱几睡起望龍湖

四載對龍湖或遠而或近近可泛清泚遠可散幽憤隱

亢午睡開春晝憂悭悭悠然堂上望鏡面明如拭微雨霽新晴嫩綠平郊隱有客湖上居望之心煩忞凝思想爐亢肅肅聞清韻向來有佳期臨流酌清醞佳期日以誤我懷日以蘊萬事固如此輾然方一听

宋白川大立遷葬挽

昨日貴公子請公遷葬挽公亡卅四年宿草見達阪今年水齧防改葬南歸遠佳城破爵辭世人悲金盌昔公舉儒雅鵬程指九萬壽止四十二官止一郡𢥞當時士林間孰不惜𢈔短以今計公心𢈔短寧非顧吾道嘆曠野世路日險難使公生到今當作何如判生者詠江蘺躕躕湘潭浙招公白雲鄉侑公青粇飯持此慰公魂萬歲其安穩

拙齋詩 并序

恭嘗聞之古人曰天下自無事庸人擾之耳恭知悅其言而不深知所以擾之之故及讀孟子書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始知擾之本在鑿也至讀周濂溪拙賦曰天下拙刑政徹又始知拙為不鑿不擾之本而刑政之所由徹也吾友申君叔正名湜性簡靜不喜作為於物少撈攘於事少鋪張吾儕嘗疑其為固滯也我 宣考大王嘗稱之曰湜也拙噫知臣莫如君人但知疑其為固滯而不知所以疑其為固滯者實由於拙也我 宣考灼見之明先深得之也噫鑿與擾叔正其知免夫而為好消息之端矣湜遂

大感激以拙名齋而服膺也其友延安李其作
此詩以相勗云
天者理之至至巧賦諸物物各自為用順之無失關聖
人無所為後天奉天時是為天下拙刑政所由徹至哉
我 宣考以拙命臣湜非謂已能造因性利疏導湜乃
奉周旋名齋服無斁其友作此詩持以交相勗

題龍灣草蟲圖

假蘭生路左開花紅紫亞揚揚弄芳蝶不復問真假我
來詠琴操嘆息行曠野千里諒非遠天下誰真者

僧軸次魏溪韻

此老已下世戲墨留上頭汝師亦示寂使我動幽愁鄉
山有片月歲歲明如鉤吾知紫河車千載一來遊

許夫人改葬挽

君亡已四歲始拘山家忌權厝在傍原歲月今通利涓吉祔牛岡大隧聯尹氏憐君久作客即此真宅定老夫情事畢經營伏吾子吾子再嬰褒卜窆必妥已君有兩女兒一笄一尚穉笄者受制人日夜空涕淚未必不由君永貽吾家累穉者亦當嫁繼前不敢易憶君嘗語我卿在妾先死惟日祚卿後作福盡吾意到今人事了可勉平生志可使婚再誤可使吾無嗣惠我鳳麟雛惠我重厚士使我家業昌我祀君亦祀我今重罪戾待命經三禩蒙恩久謫下朝夕御魑魅前秋在龍山寒風中膝理不汗二十日醫藥無所施意外幸延生得非君所賜今日啓君塚塚開君不起昔隔九重泉今隔一木梯宛

如對連床懇懇道心事明朝封再閉依舊玄閭閟病餘頓衰嗄我亦能久視歸便即同原四時共蕉荔葬君及嫁女此外更何疑人間大學罷早晚同一致君乎諒吾辭慎莫生悵喟

南山鵂鶹

我來南山下南山多鵂鶹羲鳥未西匿已見雙鳴遊居人莫驚猜視若雞鶩流任爾戶庭來不將禍福求行將假金籠使爾持更籌更籌亦何持爾鳴亂無休郭外少人事野店依林丘宜爾所穴宅亦宜投謫因我誠多罪累來與爾優游豈敢憚爾目豈敢憚爾咻顧此皎潔心不比鬼眼幽方秋霜月白是我政憑樓蕭瑟庚信襟崢嶸祖逖憂爾將莫涸我使我增嫌戀少待月沉黑悠爾

來屋頭

夜雨滿室皆漏呼燈救水達朝不寐録奉許叅判功彦在義州時功彦以陳奏副使朝京

秋夜苦何長夜長多變化三更月射窓四更雨飜瓦湏臾滿室漏颯颯看銀竹𣘘西既如注𣘘東又點滴塗墍潤而落時時落如拳雨淋只沾衾拳落傷人肩肩傷猶可為護頭亦無策聰彼案上書猥望主人德嗟嗟巻中賢始謂主可托主人不自救柰爾琴書濕昔人尚方便張傘能遮瞎無傘翁獨何自比秋江鷺

次寒碧樓板上韻并序

淸風宋使君仁叟将退陶先生凝淸閣題詠古詩一篇鋟梓印出一本以寄之仍索次韻噫凝

清常所欲見而不得者又安知先生之詩在閣
中耶仁叟至於鋟梓印布以廣其傳則其景仰
瞻慕之情可見矣某誠敢以瓦礫附後賭有續
貂之譏而景仰瞻慕之情亦不下於仁叟則觀
先生之詩其可有計較工拙之念而喑無一語
耶玆敢依韻錄奉以効區區後死之志云爾

有樓簷寒碧有閣凝清香每人謹此勝席上生微凉塵
中阻遊賞歲月去堂堂我友宰此郡鼓琴神怡康望之
真仙人歲暮尤難忘石間採蜜房刀圭與我嘗開書虹
貫月却覩陶山章義古參彖繫字整鷲鸞翔見此拂衣
起漢水流洋洋明理春歸樺寄廬清丹疆

送尹存仲令公朝天

聞君去朝天我是曾行客朝天有苦樂無如我詰熟遠
燕雖異境乃有千般樂關西雖我土乃有千般惡此語
莫聽瑩我與君詳說當其奉表出祖帳連西陌皆言但
一盃及罷凡幾勺晚起營痛苦欲留難館轂上馬半生
死到彼又新酌逢人皆一盃誰飮誰可釋如是盡龍灣
口中絕一粒青樓薄倖名迎笑多相押自謂好行樂不
知神內鑠親堂坐屈指日夜憂其疾若使蔡順當醫指
心先識此謂千般惡我言妄耶確當其渡江時去國懷
差惡夕宿磨石里穩睡東方白既無人勸酒又無人索
牘一身快似鷹燕山起一瞥健騾去如飛所患勞賞物
登盤足雞豚食味甘如蜜其餘觀樂地颯颯與亹亹在
在各殊觀難容言語悉及歸身充然會中如有得念昔

初渡江所親憂瘦黑回上鴨綠船府尹驚白晳此味君不知令行須領略

送尹可晦令公朝天

觀周如讀書所見日以異每一有新見輒覺長新智觀周得其物讀書得其理理物雖重輕一般絫格致況茲乘槎快何如在家拙莫言行路苦我謂半年樂健騾駕輕輿坦途無片石到處淨炕煖飣飯雞豚足朝朝秋露杯蜜餌灸數粒不聞兒啼飢不見妻憂粟劚會秋日晴路響無濁漉酒肆意苡香道傍梨棗熟灤河澈底淸崆峒倚天碧麗譙朝陽門華館玉河側朝班放象回天外猶韶樂男兒雲夢胷到此無乃豁無將渭城歌怨此關山別行行加餐飯千金好調攝歸期在新正椒酒候西郭

春愁 庚辰

中心自無事逢春還有愁欲語無可執欲觧何綢繆茫茫詰空陂中途俄迷方采采澗中草鶉鳩啼青桑山榛與濕苓所思不可極酩酊習家池山公真曠達

松鶴亭酒席題歌姬扇 同年十人者俱

今日曷不樂林園秋景好清歌繞綠水高絃偃豐草同來十個仙犬盃相傾倒蕭蕭松鶴亭絕無人間道醉來駕蒼虬欲徃滄洲鴎

李左相弼雲題山人敬淳軸白七月北窓嚼氷逃暑尚或喘月雖周情孔思何暇闊發况余以不文鳴一世者哉己酉孟秋白沙老人書雜說舊有宰相與山僧論忘暑之方相曰風檀四豁槐柳濃陰

沈瓜浮李飲氷揮扇安知世間有熱氣耶僧曰長林豁日石澗噴嵐薦席松床坦腹高卧安知世間有熱氣耶余因其語而復之以是白沙相公之意云爾

可笑白沙翁憚暑與我同沙猶槐柳陰我政蝸廬窮師何謝坦腹来訪七月中渠家善忘暑作此調遠公

次漢陰韻題僧卷

閉門擁爐火宴坐心清澄忽有蔬蔔氣窓前立山僧因言淨土勝茗椀仍香燈倘能同我去松雪落層層

辛亥春余以書雲提調徃來大丘之胎室取道秋豐歷憇于懷德縣之屈坡院川邊宋通川靈老公退老于縣地携酒饌導騶來訪作半日話仍録懐川十詠形勝請賦甚勤倉卒未及副是歲八月就

名詠賦五言古詩五句便中呈覽勝地歌詠恨不
與握手同之也

蒼龍飲江水萬松鬢鬚張昂然足雨露百花成文章遊
人認是花不知龍內藏羣行任歌舞盡日排壺觴吾知
氣噓雲一澍潤枯黃　右龍頭賞春

何地獨無月惟此專清輝無乃昔人遊適當三五時佳
名傳萬古永結幽人期蘭槳擊空明桂影涼參差依然
過赤壁夜深見縞衣　右月浦泛舟

有亭壓平楚云昔馭風處沙頭遠相望亭上人如縶況
有大澤水不下郎官巨蒼然一再舉洪厓在何許日暮
不見歸獨立成延佇　右凌虛騁望

高高泰華井叢叢承露盤涼秋八九月灝氣三更漙何

如萬松裡六月生輕寒依然甲夜存披襟道體完却笑
河朔飲露頂青林端　右挹灝納涼
一溪自富春一溪自磻墟中有一竿翁非吕非嚴皤白
髮照竿裊釣絲清風舒所望西伯璜可數侯生魚夜深
釣無餌風露濕人裾　右雙溪釣魚
必非坡翁築無乃隣蘇小亭亭提上臺老木交陰稍下
有盪舟者日暮動蘭橈佳人捲翠袖銀絲滑難把顧語
水邊郎此物如君狡　右蘇堤采蓴
聞說翰林亭乃在懷川中翰林誰辨此知爲士休翁北
門風雨後寓居漁樵終松陰尚蔽日高岡倚雲空風流
保晚景斜陽照無窮　右翰林斜陽
雙清舊有堂知自市津公堂毁猶有臺淸曠今古同是

知本境佳堂臺在人功日夕雨新霽皓月流層空丈人
去燭房即此照幽衷　右雙清齋景
注山還迤東山盡即為臺老木枝相樛三百年前栽其
下大池平矗矗荷花開中有采蓮舟聞歌不見來有時
映處出紅衣謝芳腮　右東池賞蓮
有巋法泉臺有蔚綠槐林清陰藹一壑水石與相粲冥
冥炎景疎泠泠琴筑音幽人枕石聽盡日清道心不覺
寒水玉細細瀉衣襟　右法泉聞淙

贈芝峯賀至

人之愛好友愛好書相似書在豈常讀書去令人排徊
憶插在架有求便抽視每見輒有得衷然心獨喜一朝
持贈遠迢迢隔山水求之不得思思而不見瘁書去有

他書友去無同志況復古燕都道路綿萬里蕭蕭易水
寒秋風颯而起我友又多病使我憂還遊加餐善保躬
愷悌神所慰京市古多書論衡奚足擬君行得異書一
鷗解長睡

重陽日飲菊酒示柳氏兒輩 壬子秋

今日是重陽風雨滿城涼幽人阻登高愛此黃花香呼
兒酌金罍采花花滿觴人言飲此酒可以度百殃百殃
如可度百壺庸何傷可度不可度花與入醉鄉頹然壯
窓下榮辱兩相忘

次四寒亭韻 并小引

吾友翠屏金亨吉以所詠四寒亭詩見示盖指
松竹梅及已也玉峯子蘗之曰吾聞聖人順天

之道子之以寒居冬固宜也奈夏居何亨吉轉眄微哂曰吾將以寒而處熱也玉峯子大拍手

遂步其韻而歸之

入水不加寒四寒同一節焉知火爲熱此間無六月來明奈爾何萬古心中雪紫門見鶴來有客亦霜髮看他松桂性不妨更添一

示巖

乃翁鹿皮翁寄汝鹿皮裘霜風夜來苦念汝寒颼颼吾家自清素縕袍寧人羞茅簷着背暄讀書黄花幽莫嬾書難窮但恨時已遒書當久自盡至樂迨玄頭

送姜都事関北

人生百年内少壯能幾時緬思北海遊轉眄雙鬢絲伊

時政年少豪氣青絲騎觀魚擊毬塲逐兔歸州陂佳人並珠鞍紅袖傳金巵歸來上松亭月色在羅帷琴歌消永夜萬事知有誰階萱政韡露鶺鴒和鳴飛邇來三十年弱植猶金緋淸秋多夢寐夜夜天之涯文君想白頭酒壚歆官池君今入幕去關路凋楓枝淸霜鐵嶺棧古驛滄海湄君能有古意感激生長悲北方方有事觀戎在男兒去去草飛檄靜作看天時臨事而好懼聖訓丁寧垂吾友闕令尹亦非尋常恩君歸語我意我意不難知賓鴻自北來報書倘可期

送與海守金而晦二首

吾君輟天曹奉檄南州路海上親導樂使我增感慕昨夜聽林烏啞啞亦反哺吾生不如烏哀哀哭風樹第君

盛樂事斑衣歡余措
客有江南行幾日當北回屬我憂江南無夜不往來晝
雖不見君夜應同徘徊東閣盛梅花幾樹臘前開請香
藹一室可傾夢中盃

秋月亭八詠 為姜學士公信賦之

秋月旣名亭八詠何欠月主人好韜晦題綱不題目月
宜夜深看入秋尤皎潔莫嫌霜夜寒勤来迎皓色

牧牛亦有道其道貴希夷橋黃牛亦黃牛卧人不知愼
勿鼓角謳亦勿掛書讀曉出宜早歸林深溪路黒
右黃橋牧牛

地名旣相同有人來勸耕地同事亦同諸葛得無生風
期倘同調是亦一孔明傍人莫漫視且聽梁父聲

右南陽勸耕

峩峩二丈夫落落蒼髯叟竹弟偏婀娜梅兄太嫽㛹吾
師南冥翁喜君風則折折之庸何傷不折何見節

右珠嶺霎松

浩浩尋鱸翰茫茫入海襄浦亦有歧路張帆須慎方去
去駕長風到岸宜去桅入心太無常及歸還思迴

右歧浦片帆

江湖亦憂世此翁何如者當農憂水旱向夕憂烽火烽
火喜無事免教甘泉通此心背此烽願達閶闔風

右西林夕烽

清朝看青山有寺居其巔俄然一縷白裊裊彌諸天得
非老道人吹氣成飛煙向來簷蔔花顧聘迷方邊

右石寺朝烟

魚城好境界曉視迷處所有物驀然在非烟亦非霧山岳本來色點點猶青露持以警吾心人間幾許霧

右魚城宿霧

有山既名聖朝朝仰元氣劃然有物隔失我亭前蔚須臾物歸盡蒼顏快再覩始知向來物橋下長蛟雨

右聖山驟雨

校正廳與金昌遠夜酌

清夜動春酌素月流華屋佳人南國來一笑開心曲清歌散林木我意何漠漠蒼梧有聖帝愁色迷斑竹

七言古詩

陌上花 己卯進士初試思裸篇

吳江二三月春物連芳洲香風飄拂翟褕衆象服歲歲臨安遊妍妍陌上花陌上花色凝雙眸中閨事関鎮物華繡瑟文管堪消憂葛之覃兮青烟色素手欲採令人愁上林柔桑緑千枝吳蚕欲眠誰相求韶華易歇不貸人陌上看花君莫尤君王特許緩緩歸緩緩歸聲滿吳州行宮樂事一時多浙江兒女爭歌謳陌上花花正好載輅只恐長淹留君王獨居朝晏起脫簪獻規須賢逑

自起開籠放白鷴 己卯進士魁裡篇

白鷴白如雪乃在雲川隈籠來入塵土碧窓鳴聲哀西風一夕起霜月沙棠來悲泉皎皎咽長夜雪翎翛翛秋欲摧寒螢愛草鳳棲梧紫絛金籠看可猜我來開籠放爾去江天寥廓江雲開長空渺渺一點白夜宿瑤潭雲

雪堆幽人屬思歸感物增幷佪世緑撥不去歳月霜鬓催故山松桂爵差差芙蓉緑翠空崔崔芳蘭祗恐委厥美蕙纕不瑕埋塵埃微霜漸漸露人衣白鷳悵望青林迴孤筇出門逝將去雀嵩連天路脩回

上院詞 為歌兒貴金作是戊寅冬也于勤弟子有名貴金者居地理山上院好彈飄風曲故以况之

新羅盛代上院真人雛琴好作飄風曲丹芝緑髮世不識飄然去作淸都客朱微玉軫長向月殿彈桂花零落嫦娥愁玉皇謂汝太驕蹇送爾紫玉珂淪謫雞林洲徘徊寥廓擇所依蓦緑華來駐羊權家低心尊俎一醉凋庭春一笑生千態秋夜月春天花高山碧霧中騎赤虬何許人盈盈千里望不及望不及徒傷神平生碧瑶佩金鐵如絲石礫為灰惟此仙人不可致為有芙蓉緑翠

橫崔嵬崔嵬崔嵬龍不可翔鶴不可度玉簫長風悵望
秦王臺上界真緣莫浪語怕有雄鳩認得天機來

上院詞跋 亂後庚子夏逢貴金于關西 流離已衰自嘆命薄故賦之

舊詞題欲終新情浩如水寄語薄命人莫作翻覆手手
翻覆尚可心翻覆終蹉跎蹉跎可奈何淚滴雙頭花花
衰待後春人老無後期所以白髮翁對酒生長悲

麗景歌

巳丑之年七月望馬山客舍多秋思娘時清唱姜人曲
我亦細和淵明詩詩成使詠住白雲清風颯颯生淪池
望海樓前月如畫種松亭外山如眉金樽激灔洞庭春
一盃相屬銀河曙凄涼人事轉頭間舊事如今空自語
經年涕淚老病兼三春行樂誰邊去庇仁又作草土人

萬事真成風裏絮今朝見汝數行書想得臨書垂玉箸
長歌痛哭孰勝哀一紙相贈愁延佇

謝福州洪刺史寄惠黑漆匣大硯

花山紫石天下知慕堂所寄尤瓌奇心如桂輪正滿時
清泚四面開圓池外方長可半尺奇盛之漆柙先鑑眉
下設四足曲而危恰似六鰲頭戴方壺青參差初來五
峯堂中漲炎曦撥包蕭肅生清吹伴以鰲山鼠狼之毫
揮以瀛洲點漆之滋展之薛濤之烏絲寫之映湖之新
詞詞成不敢自有之謝君珍重天之涯三唱南雲感慨
隨顧我雙鬢霜垂垂仍從翰墨舊緣衰可憐此物胡相
追玉堂舊硯大於斯製造異常蟠蒼螭曾經兵火面目
爽民間去作支床龜咸金遊府幸拾遺送之漢陰翁開

鵾豫讓呑炭身不衣橋下眞心其友知摩挲拂拭見眞姿近復作室頰匠師始覺斯文尚在玆微物亦被神扶持況今新規足相比發揮光彩生淋漓獨恨峯翁把不支屬之他伯傳無期如存一日可慢伊尊閣座右如樽彝

書懷申節制詩後 尙節

噫戲申公長不滿七尺膽大大於身當其英爽遇物特金石可論遁鬼神況彼胡羯奴面目蠢悍中情怯以公見之如犬羊一呼可走不是煩公目所以訓戎孤城咄嗟全邊人至今稱烈烈余與申公姻兄弟喜公精悍常嘖嘖白沙相公長西銓惜公淹滯為公說白沙聞之求一見見擬訓正公即得為此武望且階梯旋出補外計則失憶當癸未獻捷初九重喜悅騰雷歡九卿兼鎭古

所無豈不思紅緋白玉縈其官樓棲州郡鬚已踈李廣年老亦憔悴破帽羸驂鐵原道終死伽倻老仙手吁嗟命也終如何吁嗟命也終如何

抱川裔供風樹菴贈俊法師

俊在白雲寺裡遊前年從我來花丘花臺精舍比新旣丹辟臨慇溪水流山比白雲雖少淺花丘亦倚懸燈幽我來新春感雨露谷風瀏瀏松笙稠王孫猶作未歸人萋萋芳草東西疇尋溪溪盡桂節思造物徃徃眞差謬一來無徃何害久幢幢徃來如驚遽新人雖不來舊人如長留巳猿腸豈斷夜烏啼應休天道如何不如此使我愁死空山頭題詩不覺語君深我意良苦君休尤

次正使漢江泛舟觀漁韻

江頭艤舡迎仙客香風澹蕩芳芷陌藍橋隱隱送馬蹄
錦席奪却漁人磯亭址迥臨龍伯國軃岸蒼杞勞攀陟
皇華勝遊趂清和臨江作賦同蘇軾高臺雲幞領風流
肯與怕熱移滄洲黃帽老人尚解事結茅為屋蘭為舟
風雩浴沂聖所與不妨春過追修禊連綱竭澤古人戒
短罟一一分楚組須臾三老停舷立舉網得雋歡呼急
登盤鬐鬣狀萬殊駒目張唇請對聽老鱗耐久宜入饌
素不滿尺銀纖纖一供仙厨我無恨放他圉圉令幽潛
鄭僑深仁不忍鱠坐見掉謝清泠界傳觴促席各忘形
自有漢來無此會興盡當歸尚揭蓬俯視層浪煙重重
陽侯有知應悵望蹉輪一去江天空

酒峯草堂次李學士子敏詩韻

苦熱我思滄澤涼荷花正抽荷葉香主人不慶樽中綠
小甕纔傾大甕熟醉後徐移綠玉杖黃鳥時鳴扮樹上
懷人坐嘆芳華晩千里佳期碧山遠

賦

四端賦 辛巳七夕居首

啓鄒篇而整襟兮獨深思以淵觀遵聖言而內省兮感四德之有端晃識中心之自現兮豈無本而乃萌謇吾叅身於三立兮受天命之昭明靈臺鬱其中峙兮涵太極之渾然冒萬善而一物兮監自家之蒼天然山下之有水兮豈無淪而可決丘墓悽而愴惻兮朝廟儼而敬肅遇嗟來而義激兮觸姸媸而智發始漪淪而合體兮卒條段之有秩譬桑繭之蘊絲兮吐千緒其皎㬎猶中德其若茲兮寧勉強而做出伊四綱之至大兮率由此而可憑繹厥緖之徽妙兮泉罔細而不流苟涓涓之無涸兮溥四海其可周斯

昭昭之在中兮非聖裕而遂嗇如種稑之處壢兮詎生意之可滅肆君子之克念兮認斯端而敦復當隱隱而在地兮自千門之開闢道何遠而不至兮理何隱而不燭全天地之至德兮莫君臣之大位況儀章之殷縟兮與文察之有理咸順軌於眼前兮準四域而涯涘闊衆人之不諒兮莫推端而尋緒處剝廬而自惑兮謂真性其若此相四體其猶人兮獨不見夫孺子若惻隱之心發兮諒聖功之在是竊余感於中情兮銘厥辭而自媚辭曰我有斯性兮合有斯端耳目交如兮發現其間知而不擴兮泠過悠漫苟能充之兮如乘快馬有性皆然兮誰其無者

人日賦 庚午人日

斗柄寅天地春日涉七是爲人三陽際節一年佳辰余乃

覽董勛之有問閱劉生之典籍昔人曼倩有占其說自元
至八日皆有屬曰羊曰馬人為最靈有凶有吉曰陰曰晴
若乃三光宣朗五行順常生生造化條風自行千門淑氣
萬井韶光氛昏淨歇藹藹新陽則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憂
恊維魚兮太史占其豐登慶隆疇德兮父老頌其休徵於
皇樂胥萬民之福至若天地氣閉陰沴作孽北風雨雪氣
豫愁慘白日淪輝天容濟濟萬彙堙鬱雲雷蕭盈則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出自北門兮詩人之兩雪曷已天夭是椓
兮四國之斬伐無紀可哀黎元憯憯日瘁嗚呼噫噫一日
災祥一歲人事人雖屬日日實屬人人事之修闕有常天
德之休咎相仍稽庶德於箕疇諒感應之不誣一災與一
祥兮咸善惡之相須故同堂之察氣知庶政之得失苟斯

德之能似祥豈止於斯曰揆此理而細思可小心而兢惕肆天寶之恒陰起少陵之永嘅寓王正之遺意繼感麟之一筆何世人之不諒昧至理之靡感孰陰晴之足憂祇關心於行樂公主宮中落梅之粧額綽約王孫盤上七莢之春羹淋漓人傳荊俗寶勝相遺家有晉風綵花先春海畔花前懷歸越人之賦柳條梅花相思蜀州之句彼豪奢與繡繪寧寶意之可取曰余山中佔畢半世龍鍾仰草堂之末照耿十年之孤衷適會昌辰幸覩澄靖瑞雪初晴旭日先明村謠巷頌咸仰神聖何慍不解億兆相慶願年年之入日永今辰之淑景

卻逍遙輦賦 丁丑別試

祖宮禮畢皇駕載回濟濟兵雲隱隱其雷都人聚觀雨中

天子減乘雲之盛儀御平輅而逶迤是肅敬之享天豈容觀之足擬時京師之告旱屬夏日之長養觀田疇之龜折念稼穡之卒痒宣憂心之如燬魯焚巫之空陳乂堯眉之變彩尚湯幣之未親正厥事兮先格王辛伏蒲之有臣醴泉孔邇悍暑非誠乾心降從太一親行鑾輿駕兮孔肅穆將祀乎靈宮新麻別宣纁衣與同虔恭肅禱誠意彌腔圭璧既卒日之方中玉色不怡汗雨臨淄蹕回瓊林大輅遲遲西方有氣雲耶烟耶從眞瘞之舊所像紫氣之噓呵竟千里之滂沱信冥應之不差宸衷式悅從官歡躍金根非華玉鑾何惜惟茲之雨萬姓之福伊滂霈之足樂亦炎蒸之可滌矧天賜之足怖敢藩輦而自逸却逍遥而不御去華盖之舒舒縱沾濡其何傷儼龍衮之自如天顏喜溢八

區同春歌吟士女抃舞齊民皇恩厚澤同洽共溥嗚呼天不常享克誠乃顧湯六責而致雨景出郊而貽假何宋帝之出禱必欲待乎一日既勤行之自人重不怡之見色觀今日之致感實王公之謇諤然納用之在帝可無憾於聖德况却輦之一事亦所罕於耳目想宮中之露立隔千載而嘆服歌曰皇之去也赤土煙飛皇之來也興雨祈祈皇之去也王輅龍翥皇之來也平輦楚楚雨則可喜皇不瑕傷猗歟我皇為我黎蒼爾褫爾養爾釋爾笠蹈舞康莊樂我聖澤永言父母庶幾無疾

表箋

宋李綱請屯兵荊湖以為恢復中原之漸表廷試

集條貫而出慮既絕偏安之心度形勢而置兵盡講進取

之策肆陳經遠之愚計庸瀆察邇之高聽欽惟皇帝陛下著衛文大布之衣嘗越王積薪之膽三河有郊入地傾懐宗澤之來綏六陵無樹栖鴉驚心張所之歸報凡干恢復靡不磬殫顧惟荊湖之上流政當江漢之中壤東連吳會實是四集之坊南極湖潭亦距三峽之口諸葛稱用武之地甘寧表制勝之方矧宗社偏保於東南伊控馭諒難乎西北燕雲之厲氣甚惡已侵我祖宗之疆關輔之雨箭難當只隔一衣帶之水茍欲制勝於今日莫若占勢於茲邦脣亡齒寒虞諺有破衣之喻朝侵暮削秦人稔食葉之謀倘不先幾而宿兵抑恐後時而貽悔稱量虛實先為不可勝之圖控扼咽喉宜據孰敢侮之險況鼎澧膏腴之可恃而岳鄂士馬之最強劉裕乘石頭之便聲勢可援於襄漢

羊祜有峴首之固號令可通於三巴進一步則舊疆可還
出下計而長城是保江南堙鬱安能久居此乎赤縣謳吟
民心思見漢矣此非愚臣之過慮實是古人之良圖譙王
鎭湘州江左有保障之固孔明屯渭水鄴中懷顧望之憂
稽古如斯在今可忽伏望察恢復之在此念父兄之來迎
亟鎭上流允臣至願則百二關之險阻朝夕可窺十餘帝
之園陵咫尺圖復臣謹當雖無他技庶盡孤忠勵報國之
丹心不負象簡之賜奉討賊之黃鉞益殫橫草之功

本朝謝　欽賜銀兩許貿弓角等材表

乾坤善成小邦得延其基緒澤地取象戎器重荷於頒宣
恩實非望感亦知懼伏念臣喪祖先積累之葉貽朝廷宵
旰之憂心切振襄敢忘勑諭之旨力微戡亂莫抵隳突之

以念此禦敵之良材俱係制勝之利具禮難每瀆陪臣濫陳其危悰言必曲從聖度即諒其急用爰發帑藏庸資貿遷交市煩漢官實防姦騙之弊餘金雇遼驛并免適運之勞軍務庶貧於有征兵械何患乎無備方圖製造以擬攻殲七拓教精射疏將蔑於越棘列砲奮響摧堅奚羨於襄陽仰伏皇靈佇奏月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能徧物師要完功愍我創殘故隨事而施恤痛賊猖獗期指日而行誅遂令孽封存蒙異數臣敢不嘗膽勵志刻骨思酬海徼廓清冀收桑榆之績天威咫尺倍殫葵藿之忱

降勑後謝恩表

思患預防過慮實出於借重毖後敦諭聖謨允合於固存莅誦兢惶威顏咫尺伏念臣叨承基緒荐更艱危荷寵靈

而除凶縱見盧循之敗走假和好而試我寧誘孟獲之真
降顧振衰之未遑忘顓戚之為瀆征繕自飭敢昧庚甲之
圖聲勢頑憑請屯戊己之校詎意芝綸之宥容式勉桑土
之綢繆訓卒乘峙糗粮要綜核於名實修城郭利器械責
戰守之機宜茲乃推心於腹中豈啻提耳以面命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德侔覆載仁洽生成察藩邦之怙恃明見萬
里中璽書之教戒愛欲再生將期掩蓋乎曩愆且令光顯
於往烈臣敢不封疆雖復情形可虞疾痛痾癢雖呼悶於
父母淬礪感激願盡瘁於筋骸

謝賜中宮金氏誥命冠服表

璽誥優厚猥正小君之稱鳳襘安存重煩尚方之製秖增
傴僂罙切兢惶伏念臣外虞未紓中饋儀缺念頻蘩之丕

責繼室須人仰父母之隆慈娶妻必告伊請名雖援乎舊
例然待罪實深於冒陳何圖顯册之加既從臣爵副以法
服之賜仍出聖恩豈但無關於典章始足有臨於房闥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登萬邦以御極斂五福以錫民俾聲教
於禹貢被西而漸東使王化於周南自近而及遠爰俾鰈
域獲荷鴻私臣敢不共濟艱難相成警戒乾坤洪造縱報
謝之末由犬馬微誠庶瞻戀之不懈

賀冬至表

一陽初動可觀天地之心萬福攸同式衍神人之慶照臨
所暨蹈舞惟均欽惟皇帝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育物雲行
雨施生成允協於乾亨日就月將體用克全於聖學茲當
道長之會益擁朋來之休伏念臣滯跡東荒阻瞻北極恩

深再造恨莫效於糜軀祝上三呼誠倍殫於萬算

文廟重建謁聖親祭後成均館謝賜綿布以資畢工之費箋 壬寅九月

伏以廟貌重修式瞻八籩之薦恩先曲被更承百朋之頒歡動圜橋榮生方領伏念臣等俱以下學獲際中興荷聖造而鳩功神宮突兀屈法駕而燕喜禮儀雍容乃命發財於度支俾資完工於廡宇聲明布濩慶澤汪洋茲蓋伏遇主上殿下德懋緝熙運撫恢拓意專薪膽後不遑於廬漕化敦尊義祀先舉於過魯斯文未喪吾道增隆臣等敢不對揚鴻休振拔士氣束識倚席雖久慙於具僚碎志橫經庶無負於盛典

百官上尊號箋

殷憂啓我聖聿回中興之期大德得其名頋進至顯之號巽垂淵鑑曲諒葵忱恭惟主上殿下妙道存心至誠享上始斥僞道之請義昭日星終底復國之功德隆古昔肆當亨泰之會敢稽尊崇之儀臣等伏望率祖攸行彰時景鑠則纂天寫地雖未盡其形容撿玉治金庶少效於揚厲

大殿上尊號玉冊文

物不答成爲難稱乎洪造禮當顯美敢請申乎徽章率籲畢悰寔循彝典恭惟主上殿下英斷邁古神略出天兵禍無前禍始媒於擾義皇恩罔極恩實孚於著誠武功耆定乎一方令聞徧昭乎四海茲惟大業合闡上儀冲謙自居閟久掩於盛懿弘規猶在欣勉副於羣情式恢聖謨用彰王度臣等不勝大願謹奉冊寶上尊號曰云云伏惟特留

膺鑑俯膺崇名以迓靈休永享岡陵之壽以衍景祚益鞏
盤石之基

大殿樂章 於皇曲

於皇義於昭誠荷威靈濯斯征除凶醜莫民生海内外欽
風聲頌盛美掾簫笙休無疆於聖明

論

蒸羊逆境上論 遂試魁直赴殿試

論曰接於物而有愛惡恩怨之分吾之所以處之者最上以直其次以德最下以怨是已以怨者固不是道德猶厚也而是猶不免避怨之嫌有以動之也纔有動便不是天理以德亦非也然則人之有怨於我而幸以相遇者情有所可哀則其將匿怨而報之以德乎臣於寇準之逆丁謂

也有拂焉準為謂所擠責授雷州則準之於謂固嘗怨矣寇老未召眼釘已拔謂且繼斥道出於雷則天道好還人生有逢準之待謂當何如也彼既艱関嶺海以窮相遇則乘人之戹固鄙夫之所不為也至於以德則是亦匿之也然則準之以蒸羊逆于境上豈準之情也要不過有意於避惡而挾憾之嫌有以先動乎心也何者謂之於準非朝夕可釋之惡而準之戹於謂者非一雷州也一嚙於拂鬚之責再嚙於佞人之斥相州道州之命皆出於把握則謂之禍準蓋無餘力而直不推刃耳古人之於怨也有公事則釋焉惠伯之於懿伯是已惜其才則釋焉桓公之於管仲是已謂之於宋有懿伯之寄而可補於分寸耶謂之為人有管仲之才而冀效於後功耶李沆國之老成而斥以

不用張詠累世元臣而上章請罪奸邪誑惑特一賊臣而
朝野之所共憤也以言其惡則有當殺之罪以言其情則
特一時同朝之好耳準之於謂有難容之惡而無可貰之
義矣如是而蒸羊專价委曲迎勞豈準之爲人超於恩惡
之外而無一毫芥滞於胸中耶準之志行臣不敢遽議而
据諸史所評則稟性剛偏見忤天鑑欲人畏威發諸元老
幸兵之借先挫壯圖澶淵之役自矜其功則其志之淺深
可覰而諂格一違遂煩叢旋請相見拒深憾頑轄豈準之
爲人能憾於王旦之賢而輕釋於丁謂之奸謀小惠而忽
大怨哉且使謂得餽則生不得則死是且餽之而救其死
可也不然則遣人念之勤也專羊贈之厚也境上逆之遠
也是何不必施之恩而加之於不須施之地耶孔子曰以

直報怨易曰遠小人不惡而嚴使準有得於斯則來則餽之過則置之有求則遺無則已其來其去莫加之意可也夫如是則待惡之道無豫於吾心而遠奸之意斬絕於其間彼之挾奸負惡日不干於我矣過接之際無痕隙之可尋顧不韙歟是何區區自動於形迹之嫌而先示冗恩啓彼請見之心乎既請而拒增彼怨恨則豈若自處嚴正而初不干之為愈也嗚呼讐怨之際人所難處自非洪度鮮有不辟準以剛偏之性加不學之識義理公私之下蔽障未去故始之薦謂既失於謬見終之逆謂再誤於矯情尚奚足道哉然見世之人細憾睚眦下石快意鴻豫傾融直一權宇江海亡命實原不舞則準亦賢矣乎哉語曰太上忘怨其次不報怨若準者雖不至於忘怨亦可謂不報怨

矣臣謹論

老醫不孟浪殺人論 月課

論曰醫何取乎取其老者而求之何以言之有醫於是焉其爲術也未知其果精乎否也而其年蓋老焉有病家以病來曰吾父母病如是吾妻子病如是何療焉醫聞之恬然不色驚不心撓其言平平然簡而近曰服此藥其藥蓋世俗陳方而不足以有異於人也於是其人憊然不悅歸語人且怒曰吾父母病如是吾妻子病如是吾以急歸不色驚不心撓乃所言平平耳試以其藥投之不效焉其人舍之而他求焉入市門有一醫者坐肆貌甚韶言甚辯張金匱玉函之書參苓芝朮顛倒於前矣客就而問之醫若聞之驚而若念之動其言厲而切曰向之藥誤矣宜速改

也不逮改将三日而斃矣遂鏑張其說出入乎天元玉策之書覼縷乎陰陽五行之理聽其言如水涌而山出劉張之屬所不及也其人充然若有得語家人曰今日吾得良醫矣病其已矣遂以其藥與之病者瞀然而悶憒然而亂服之再三而病愈甚焉其人始以狀問於余曰向者老醫之藥猶無害也市醫之藥聽其言若快而用之則病愈甚焉是何故耶余應之曰大智不鑿至道在常惟老醫得之矣向子以父母妻子之病告之彼固人情豈不動於心而思所以救之耶彼其所以不色驚不心撓而所言平平然者無他焉以其經病多取驗審也經病多而取驗審也故聞証而悟原據候而知變其投藥施方皆有先謀而起死回生瞭然有緒其癱瘓搐搦舉不足以擾我之術矣況病

家既以病告為其醫者先有懼色則彼必驚怖狂迷顛倒錯愕病者之心先動而害有甚焉此其所以不色驚不心撓其言平平也至於施藥則必須熟視詳驗為世俗所可通行者而後命之未嘗立異而奇中創新而倖安此其涉於險方而無以異於人也人之病何必待赤丸青散而後可已耶老醫之言簡而該煩近而喻遠一投而不效子何不再投三投而便改之耶雖無見效而必不至於孟浪殺人況未必無效耶市醫則不然閱方而不比於病撮藥而不經其驗其為術蓋魚自魚而筌自筌也聞人之病便不曉如是而致此如是而可治眩亂主客莫挈其維真恐其術窮才盡而無以應彼之問而顯吾之名故若聞之驚而若念之動遂乃廣張疑似盡其所學以衒其能此其說愈

辯而其術愈悖也於是又恐其老醫之説行而人或賤已之術又噴之曰三日而斃矣此不幾於妨賢而自用者耶予徒見其若聞之驚若忿之動而又其言之厲而切曰彼致意於吾言而盡其術焉則惑矣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其不信然矣乎余於是又有感焉余嘗觀於古世有一隊人者年少而氣銳言辯而行舊高談義理掎摭經典志以為舉天下之事無不可做者遂軟金鐵而卑山嶽矣觀者高其辯博以為是力於為事遂相率而聽命於是焉是老醫之藥已改圖矣彼方傲然自智謂一世之士無出已右取國家之條章而易置之狹少祖宗之法嘲評前輩之言如是而市醫之藥已三服而病愈甚矣殊不知祖宗之法經變多而講得穩便

雖有少害而其利猶多前輩之言慮患深說得周詳雖有所短而所長者衆矣祖宗前輩是皆慮其所自慮者為其所自為者約煩而就簡斂擾而歸靜行其所無事而已此誠老醫之藥詳試熟驗為世俗所可通行者而向吾之所謂大智不鑿至道在常者也世之觀言者孰不以老醫為可取而市醫為可遠也惟其市醫之說語新而有力法奇而駭衆故其藥必行而致誤其病鼂錯所以起七國之兵而介甫所以禍熙豐之政也老醫之言辭近而易狃法陳而易厭此其藥必廢而輙見其敗圖焉是以無可紀之功而廢房杜也聽籠罩之說而短李沆也余於劉元城之論文靖也有取焉謹論

策文

問古之聖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則名固不可竊而亦不可不尚也孔子疾殁世而名不稱孟子喜令聞之施於人聖賢之重名如此何歟李膺之所與容接比登龍門郭泰之遇雨巾墊時人故折一角其見慕於世者何名歟賣藥知康伯之價掩鼻效謝安之音其見重於世者何名歟陶潛晩歲慕諸葛而改字與司馬相如之慕藺改名同歟韓退之殁後學者仰之如山斗柳子厚始仕諸公爭要出其門下其名之輕重可言歟邵尭夫居洛士人之洛者不入公府而先造其廬司馬光為相婦人孺子皆知其為君實兩賢之名有以致此何歟古人有好名者有耻名者其志之不同何歟名者義器造物者深忌故天地間無

完名矣如欲使士各愛令名以求為名之實則其道何由悉著無隱 庚辰別赴

對愚也幽潛山野褱褱守真貯絜源泉藝芳蘭畝常恐其淯流淺馥容易出山而厚誤人之知也今來奉筴執事先生以名為問語極欵悉噫其勗人以實之道乎敢不尚論古今而樂為之說乎竊謂人之所不必有而亦不可必無者名也君以名而教士以名而顯名固士之先容也雖然名不自信必有其實名者實之賓而德之輿也德為實而名固賓也有是德則斯有是名矣蔑實而要賓寧有是理是以君子之學求其在已者而已衣錦尚褧蘊積自珍況精乎重淵玩心乎高明其囂囂之樂拳拳之心初非有待於外而用力之久至於光輝充實粹面盎背則如玉之蘊

而碕岸不枯如珠之藏而符釆外娟雖虬蟠而處蓬累而行崇榮不隨芬華自趨名之於特也不期而自至欲捍而不得斯乃君子之名而得之而無愧者也有人於是焉弄姿華衮竊吹緼棄門懸驊角市鬻狗脩立崖岸之行而以為高殺釆養之歩而以為禮的然之光辠誣人目竊一材而賭萬乘之器遑一智而索傾城之價山鷄罔楚梧石藏燕而名之於時也或加焉斯乃衆人之名而得之而可愧者也嗚呼君子之於名本非所期而况取其可愧者乎於名之中又有大小深淺之異或一節而取之或一藝而得之風流自高者有焉索隱行恠者有焉斯其所以淺且小而惟君子道德之名至深至大茍能本諸身徴諸庶民肉省不疚外行有裕在家必聞在邦必達則可以盡其道之

大而無愧乎名之來也雖然士之愛惜名節務副其實者雖其所自勉而亦在乎為人上幹化機者明為巳之學以率之為善耳請因明問而諄復焉沒世不稱仲尼疾之令聞施人子輿喜焉非為其銷沉之是懼文繡之為華名之不稱至沒其世則其無為善之實可知德之自修至聞於人則其有行道之效可樂聖賢之所重者豈虛名哉李門通名點額之喜比登龍門郭巾墊雨舉時之人故折一角何令人見慕一至於此耶簡重自居不安接士潁川風裁激仰宇宙通朗寡儔見比神仙林宗高雅蹈履出塵則二君風節有可觀矣販藥廛隧特一處賈善為洛詠適有鼻疾而守價不移一女知伯休之信掩鼻寢聲西州效安石之音其見重者何名歟幕裝入山聲聞出谷則康伯之名

以晦遯也高臥東山蒼生係望則謝安之名以風流也陶
潛改字慕諸葛也長卿改名爲藺君也東皐舒嘯有懷晉
室則孔明忠赤曠世同調而覃思典墳畧有儒名則滄池
怒髮愚未知其何所取於杜也韓吏部被髮大荒而四方
學者猶仰山斗柳子厚通籍金閨而一時名卿駢手剪拂
其名則一也而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則其負山
斗之望者容有可取而王佩瓊琚大生先價曳裾權門卒
致僇文之患則愚於子厚可睎鄙罵康節先生一窩居洛
東南之士不入公府而先造門屏涑水相公再度入相厮
臺之賤手額欄街而舉誦君實以內聖外王之學探天根
月窟之理弄環安樂高風蓋世以篤學力行之賢居共貞
匹休之位覃思惸獨世無離曠則斯豈非君子之名而得

之而無愧者也執事以是結問信知言也夫世人能美名
名不能美人是以君子貴在己之德而羞曲俗咫尺之名
其或志斗筲之小而幸過情之譽則惑矣其心之公私不
啻若觀火矣嗚呼東京名節秪以亡漢而康伯之索隱見
黜於聖門謝安之清虛得罪於名教相知慕戰國之鄙夫
子厚黨伾蝂之奸邪愚何敢揚攉而申煩哉陶潛之尚忠
義似也昌黎之闢異端是矣而幸未見大道之源則愚且
舍是焉邵堯夫天挺人豪司馬公天資粹美歷覽無際暗
合道妙愚未嘗不為之三嘆而惜乎其造詣之精不由聖
閫而寒泉之編不見收錄則愚所學者其惟孔孟乎沒世
無名愚嘗疾之今聞施人愚亦喜焉愚竊因是以勉天下
之士曰德者在己而我當勉之名者在人而我何與焉惟

當立脚善地風吹不動認顏氏之四勿體曾子之三省孜孜為善日夕惕若提撕之功不出軀殼而踐履之篤日造閫奧笙鏞奏耳無慕其聲袞黻飾目無悅其色躬行之德久而充積至於廣胖舒泰之地則遠方之朋我何拒之同聲之譽我何絶之孔聖之疾庶幾可免而子輿之喜容可自得若是則名雖美器而造物者不忌不患其無完名矣雖然美名之至輙自肆然則向之美者不覺其日陷於惡况復勺水自多一節自高規規文飾日事虛僞竊一切之名則雖非美器而造物者必忌天下豈有完名哉然使一世之士舉務實德而無愧於名則斯豈一蹴之可到而笑顙之可作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正學之不講久矣如欲去為人之私而率由乎為已之公則實

在乎為人上者會精一之法盡誠正之功躬修於上而作
新於下以措南一時之敎尚耳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愚以是眷眷焉執事之問愚既略陳於前而於篇終又有
感焉名節之稱始於衰世則世之言名節者已足可歎而
世降不已而又莫有真名節則斯其可歎之尤者也樸散
漓生虛僞日增竊似是之名以爲發軔之地得言論之餘
以助顯使之勢廬嶽深源妄繫天下之望豹林大夫未免
捷徑之譏聲容日盛實德日卑惟懷附驥之志致身青雲
之上吁可恥之甚也雖然求人於末世惟恐其不好名捄
當今之弊者徇名而責實可也如欲惡虛僞之名而有意
於拒天下之士則其不歸於媢嫉者幾希矣愚以是深懼
焉執事以爲何如謹對

問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不先定其標準則無以為
用力之地試就先儒所論而觀之堯與舜更無優劣
及至湯武便别雖揖遜征伐之不同要之皆聖人而
善有盡未盡者何歟伊尹伯夷柳下惠任清和各極
其一偏比之夫子太和元氣流行四時則語不可同
日而并稱聖之亦何歟數孔門高弟以顔曾為首守
約三省魯得一貫者積久終身迄未至聖位俱體而
微只隔一膜者天假之年必竟至大成耶孟子才高
伊川所不到明道可比回也數賢之高下果若是乎
為學者可學何人歟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産之才
不勝其德是何事業之成就德不及才耶子房為黄
老孔明好申韓皆稱有儒者氣象亦何歟范文正傑

出之才韓富規模大文彥温公差細密又小韓富則然矣君實亦不逮希文耶君子之自待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令名隨其倣工之淺深以為所至之遠近志所志學所學則願與諸生講究焉

對愚也山林日長抗志高明窺聖賢於塵編蠹簡之中而嘐嘐然樂之思欲務折宗孽而入堯舜之宮觀宗廟百官之盛也今來奉箕執事先生歷叙聖賢詞意縷縷欲試諸生志學之如何愚誠不佞敢不悉平素之講而樂就正於有道也竊謂有皇上帝降衷下民物與无妄而氣有全偏粹駁之異有得氣之全粹而能盡其性者有得氣之偏粹而能造其極者全偏雖殊而為聖則一也有得氣之偏粹而求造其全者有得粹駁之相雜而未純乎粹者純雜

有間而亦不失均為賢矣然而得全粹者或不能生知而學而知之則下乎此者得其偏粹而求造乎全得其相雜而求純於粹則舍是學何以哉既學矣而不立其標的則脚踏不定無以為用力之地矣而禀受不等階級亦異則所慕而學之者亦安所止據耶噫道無殊歧聖無二功等而分之自上徹下唯有一條路在耳有志於學而舍是路則偏粹者卒無以造其全而白首稅駕狼狽全駁之鄉矣況望其復全粹而入聖人之域哉然則所慕而學之者其惟顏子之學而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士之所莊誦而為志而跂然望俛然力求全乎粹而復降衷之性者也請因明問而尚論焉堯舜湯武槩之為聖而堯舜性之是得氣之全粹而生知者也湯武反之是

得氣之偏粹而學知者也生知者安而行之學知者利而行之此其所以有異而揖遜征伐之不同特其跡耳吾夫子集羣聖而大成太和元氣渾融四時是得氣之全粹而能盡其性也尹之任夷之清惠之和是得氣之偏粹而能造其極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則班之為聖固不可也而三子之一德亦造乎不勉之地則聖無定名而其稱亦宜爾洙泗講道羣哲林林顏子之淵宏曾子之篤實蓋其首也三省之功一貫之學而仰高鑽堅欲罷不能是得氣之偏粹而學焉而求造其全者也兩楹之摧曾子尚少使其加學則其作聖與否固未可知而得正而斃所見已大則况乎具體而微只隔一膜者使天假其年則嘗不日而化矣不幸早死天喪之痛豈其過耶伊川有經天

緯地之才而比孟子而不及明道有精金美玉之資而視顏子而有同顏子好仁孟子惡不仁明道似勝伊川義勝較其性則有渾厚剛毅之別而語其位則皆得其氣之偏粹而幾造其全者也況伊川收束檢制之處則孟子亦不能到耶嗚呼顏曾與孟孔子之階梯欲學孔孟者舍程何以哉惜乎顏子立言不多而其視聽撲指範後不可以尋度也朱子曰師孔孟而不由伊川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愚不敢舍此而他求者也管仲之小器德不及才子產之惠政才不及德是得純駁之相雜而又不學不能復乎粹者也然而桓公之有仲如鴻有翼子產之所事四主皆昏此所以仲尼大其功而當世譏其削也為報韓仇報鴻冥者子房之從容也為漢效節不計成敗者孔明之正大

也其出處之際稱儒者氣象者豈其過歟然陰謀有餘權詐並行此得氣之偏粹而學而雜不能造其全者也慶曆元祐之間碩輔聯英而文正老成之才尤其傑出者也涑水相公規摸視韓富差密而其大亦小於韓富雖其天資之美學問之功而語天分則固遜於文正矣況規模之廣不及文正而學問之功又下於溫公如韓富耶此皆得氣之偏粹而不能學而充之以造其全者也大抵君子之論人惟正之適管仲子產伯者之佐愚將鞭焉子房之黃老孔明之申韓學焉而不精者也范韓富大平之相也溫公之造詣未精則愚且舍是焉堯舜君民念一夫之不獲若撻于市則學者固不可一日不存此念而其任清和之德則君子之學求全體也吁堯舜人倫之極仲尼成人之至

湯武處變之聖而其心法之正顏曾得其宗孟子闡其義軻之沒至兩程而復顯焉舍此而為學則非愚之所謂學也舍此而為志則非愚之所謂志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愚以是深嘆焉執事之問略陳於前於篇終尤有感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如愚之末學氣質之偏全粹駁固不敢論也至於天賦之性聖與我一而有不得而泯則百年所至之遠近唯在做工之淺深也君子之所期待過則聖及則賢不及而亦不失令名是未可預知而始所願則何嘗覬覦經實而不以聖自期乎此愚之志而朝夕學焉力盡而斃不負在我之物而庶幾反身而樂者也雖然堯舜仲尼如天之高不可階而及者也則愚何敢徑行妄求自陷於恍惚冥昧

之道耶此愚之所以河南爲之師而泝孟子及顏曾萃一兩之化之也此其素所表準而勉焉者也周子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政學者終身勉之而不盡者也謹對

策題

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几杖又曰七十老而傳賜几杖則不許退也傳謂傳家事於子孫也家事既傳於子孫則獨可仕於其國歟陶弘景三十六而掛冠神武錢若水未四十而急流勇退是亦禮歟姜太公八十鷹揚牧野張東之七十餘取日虞淵其可以不合禮而不辨此功業歟祁奚請老而以子代之裴度丐閑而必築綠野如無子可代而無綠野可歸則終不得退耶董仲舒既退而大議每詣富鄭公家居

而每言國事果合於引身之義歟禄者所以勸事而萬石君以大夫禄歸鄭均以尚書禄終亦果合於食力之意歟羊祜角巾歸第李靖足疾乞骸世固多恬退之士而輸一先於兩將軍何歟李晟將退悉還所賜物廣受以金歸作擊鮮費何者為得歟范蜀公文潞公一時謝事而元祐之初俱被徵召一辭而一來人各有其志歟何以則進退合禮無貪戀徃來之嫌濟匪躬知足之志歟

策題

問死生之理吾儒所説至詳盡也人死而散而静更無形故曰徃而不來不必以既返之氣復為方伸之氣也明矣奈何輪回之説出於釋氏説者至以積善餘慶積悪餘殃指為報應之休咎何歟又以鯀為黄能杜宇為題鴂褒君

為龍牛哀為虎鄧艾為牛徐伯為魚指為佛家所云變受異形之實而乃為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之證何故邢子才斥輪回之誕曰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者李士謙辨子才之非曰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木誠無心也死者能有心耶羊祜五歲探樹穴金環向靜之女數歲辨認刀子鮑靚五歲能言墮井文澹五歲索取香囊其事之靈應如此亦可歸於輪回之誕妄耶顧況之子能言其父苦吟事梅聖俞亦言郭功父為李白後身此則詩人韻士之説不足取信至於范祖禹名世通儒而至徵於命名司馬温公又從而改字其可並指為荒唐耶諸生讀聖賢書萬理俱足必有能言是者

壬寅年　數策題

王若曰治平之道須先得其要中庸之九經與大學八條自相為表裡帝王為治之規模備矣但九經詳於經世之目而略於修己之功格致誠正之意其不具於一章之内歟八條詳於進修之功而略於為治之目其所謂老老長長恤孤可以盡天下之治歟真西山衍大學之義而尚遺治平之二條丘瓊山補衍義之闕而又未及於配天敬天之說是乃千慮之一失耶抑有其意而雖非配天敬天亦可以盡經世之道歟就九經之目而觀之則脩身為先大學之必先言誠意正心何歟自家而言則親親當先而尊賢先之親親既先於敬大臣則獨不言任之以事者何歟敬大臣則果能不眩而苟不得其人則不幾於獨任成亂歟又或慮此而上之所以猜

防畏備者愈密則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幸而主之威勝則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何以則專任不疑而致不眩之效歟孔子既叙九經之目而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以一為誠何也九經之中何者當先而何者當急歟抑九者不可闕一而無先後當急之可言歟其欲一以行之致九經之咸叙則其道何由予以否德願治之心亂後彌切而非惟治日以遠危亂之兆不一而是其有一言一行有違於九經之道者則子大夫非但言之剴切必從以藥之毋隱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予實有望焉

又

王若曰孟軻氏有言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人以詩相鼠蟰蠨爲善端之萠匪風下泉爲思治之作誠以窮則必反人情之常而唯其能反故能轉亂而爲治以古人遭亂而處之者言之衛文廬漕有大布大帛之儉越王棲山有生聚訓鍊之勤夏康因一臣靡周宣中歌車攻光武有勳蕪在昔之盛昭烈有左龍右鳳之稱靈武迄旆猶得諸將協心奉天回鑾尚有一詔感人江左偏安亦能禮接賢俊建炎朝廷猶待李綱方成其功業之成雖有大小輕重而其所着力各有其地其是非成敗可歷指而言之嗟予以否德遭家不造受禍之慘誠千古之所未有則其懲創感發宜有深於前代而一向委靡

無奮勵振刷之氣觀之於朝廷則無夙夜匪勤之美而恬愒猶前觀之於郡縣則無慈祥恤牧之政而掊克日滋觀之於民則無趨事赴工之心觀之於邊則無儲峙征繕之功以若所爲處之平日猶患難濟況可以轉危亡之機而成復業之功乎昔楚爲吳所敗令尹子西曰乃今可爲也遷都於鄀改紀其政以定其國豈楚之爲禍不及於吳而國之知懼亦不及於楚耶抑予之所令者不足爲臣民之倡耶謀之廊廟未得的確之策于大夫新升於朝將輔予爲治者山林日長必有抱膝之見其各悉著于篇言雖不中亦不罪焉

序

五峯子少粗有記誦綴緝之才而以家貧親老急於奉養學擧子業猶性甚懶又無師友相長之益不得肆意翰墨學古人文章習氣時於諸家集中見有各體詩篇不覺心喜就而倣之作五七字韻語見之者曰此詩也五峯子欣欣然信之謂已已能詩矣尚不知詩家門庭韻格洎用工精粗如何耳及傍科第濫叨　賜暇之　命被有司者程督每勉唱已俚而不自愧是何異東施效顰而捧得多少人腹也兵火之後盡失草稿亦不作追惟劉錄之念人或勸錄則曰僕自省不足觀設或可觀此不過一時偶然之作譬之飛鳥遺音豈有鳥過而音存者耶只任他杳杳然可矣家故無一紙可覆瓿者耳或有言人盡天下之大觀則文思可進五峯子頗然之以為李札觀周子長遠遊其

亦有意耶仍遂思之今日之大觀無有如適燕燕猶一隅不足以盡四海之瓌雄而四海之大既無緣徧觀則燕爲天子之居無寧一觀之爲快歲己亥我國有應謝 恩于
朝廷當出价五峯子請行而得之及過江則是庚子春也逆旅道途之間雖不得見有弘儒碩士而聞其譚論至其宗廟千官之美城池宮闕之壯市廛物貨之殷士女之閑都鳥獸之異狀則固有觀而樂之者矣然於馬上時有所作而方之於舊則蝌蚪猶尾也豈簫韶之樂不能使人忘味擊筑之風不能使人竪髮者耶何謵者或人之說到五峯乎其不驗耶信乎梧棬之技不可爲瑚璉補牀之手不可爲五鳳樓耶如人之食量有限使之啖牛而止此啖雞而止此要之滿腹而止耳然謵吾見吾作不自知其

小也今乃自覺其小則是其所得於大者猶多乎哉抑吾於此又有所待焉吾觀人之讀書者必卒業而后有得是非獨讀書為然凡做功而得力者皆然吾於　中國不見江南而於東方不見關東則是吾之大觀未卒業也苟卒業也其有可進耶閔東吾土也或可理屐於不甚衰之前而至如江南則雖男兒蹤迹不可必其可到與不可到而以今料之則不可到也為的吾且老矣其有可待耶噫吾精爽日耗凡過事也有朝聞夕忘耶見而今迷者如是而稍過是月則并與當時所見所得者而失之茲於玉河暇日令李生海龍書為一冊以為他日山居寓想之地非以為詩而謂可錄也爾

諸賢情詠詩卷序

老人崔主簿彥國始以吏員監藏玉堂書籍讐校提院詞
命積勤轉東班叅奉禮部奉事司饔直尚瑞院再入南部
為主簿嘗携一冊子求詩於素遊名公大夫士之門得詩
總三十餘篇藥圃李叅議題其卷曰諸公情詠僕亦曾留
三絶皆實録也念惟己未庚申年間老人方在伯兄叅判
公門老人年十五六僕纔七八歲嘗與伴讀周興嗣千字
文童蒙先習孝經等書其首一絶即感舊之作也壬辰臘
月十六日天朝經畧宋提督李駐遼東僕以司憲執義承
命請軍期于遼老人以書字從時天大寒亂離漂泊衣褐
不完老人到金石山將凍死逢堂驛韓潤輔從遼回為乞
與一袍襖得專其第二絶即叙苦之作也老人之父盛年
入江界府被越女一笑之留仍老于江老人每匹馬赴省

時年已六十而僕則久為風樹泣血之人其第三絕即感孝之作而用別韻吁轉眄之間老人已七十二歲僕又六十四歲老人前後蒞事以勤幹稱有陞秩之命而不為有司者省錄方食貧城南本家僕又待罪出城適居得其隣每相對白髮蕭然各自悼老而已雖欲再讀書兄前再承命遼雪再送老萊衣得手卷中諸君子凡二十九人至其相知之早經苦之勤情事之同無有如僕備且熟者遂記五十八年間始終交遊為序屬老人之子今校書館校理嵩作乃家青氈云

書睦學士湖堂朔製詩後序

湖堂是月松菴舊基僕在堂首尾八年矣乙酉歲重陽中使方俊豪奉命宣醞僕與漢陰相公預焉漢陰語僕曰方

海量宣醞于此凡四遭未得一勸醉盡與殊是欠事盍圖之僕答說已略備矣辛君一任吾言不患方之不濡首也漢陰諾之中堂宣爵訖僕揖方而言曰今以佳辰令公奉命宣勸吾儕豈不欲式燕以敖僕本弱戶直講且病新起無以罄歡但秋江楓菊正好請往觀馬直講指漢陰也方以復命遲緩迸身辭之僕強之再三方始允從出門將上馬僕認方有趦意請曰令公不識湖上路請導之眴漢陰踵之纔出場門方躍馬趦去僕截其前漢陰邀其後得不失既及岸則方舟艤待行廚已辦僕揖方上舡謂曰江湖冠帶太束縛耳方曰然吾儕先解方邑勉亦解纔呈果盤僕請曰拙者先手我當為錯薪軍用兵者以弱卒先驅謂之錯薪軍借此為喻也僕以銀挑盃先行九酌方酡顏喜

笑漢陰繼行數十酌僕已微醒起見則方欹枕昏倒漢陰獨兀坐舟中呼書吏綁授卞希從子江中卞以 大殿别監從方宣酒者也漢陰以卞不飲而呵之也僕更掖方起勸四五酌方已不省人事問吾字曰君字誰吾字君秀也正號吹交旋間見一朱衣者紗帽人倒卧艙間問是盤監也令人擔出則如僵尸僅登岸籍卧始登舡也僕别具歌管舡陽若遊人過之自遠漸近鼓樂隨風微微而聞彩妓一隊迭相交舞方注目不已寄令人戒彩舡櫂夫泝洄作遠方陶陶發興瞪目炯炯一座相顧輾然日沒後始自青潭順流而下泊舟漢岸暝色已迷鷄矣别監輩擁方而去方不得穿圍領以帖裹着紗帽上馬驛子輩各脫手巾帶東方腰四面張引如交龍旗狀入城是日不得復命湖上

傳為勝談方亦自謂平生怕李學士盃在舟中醉鬧時金尚州澥以太僕正送客江上望見欣然語人曰男兒仕宦當作讀書堂官不啻吾李郭仙舟兵火轉聃間光陰已滿二十五載此已成陳迹中陳迹而吾輩皤然一老翁今日適見睦學士湖堂朔製一草日子又重九日也不覺依然而想宛然而感書一律其左而還之

題卯丑司馬世年稧序

古人重同年以九州四海之人偕升而有兄弟之義則其重之固宜矣厥父既與之同而各其子又與之同者謂之世年而世尤重之吾輩萬曆己卯司馬也後二十三年為辛丑歲丑非大比之年以庚子兵火甫定而退其期耳吾同年之子偕升者九人泛言之則九之於二百不足言矣

也總而言之則司馬試率三年一舉而一試數止二百本
不多也二百人之子散介四方之士其數固不能千一於
四方之士矣以不能千一之數畢竟唱名擢至九人則斯
非盛歟而其落地而聯父子衣冠之好者又豈非勝緣歟
且司馬試辛卯之後以兵而廢者十年方其亂也吾輩得
不死幸矣又並保孩兒首膺重設之選而數且至九之盛
能不感而且悲也哉噫已卯去今二十五年矣始吾輩之
遊也誠有如古人所謂亘絕九衢若屏風之盛者而今則
四分踰一已歸泉途矣汝曹中潸然出涕而寓元賓之思
者其有之矣良時難再勝事須識則汝曹作禊之意其亦
美矣況此已有故事耶為禊者亦不但為期集杯酒而止
已以善相觀攝以威儀永保歲寒勿替乃操以毋忝吾同

榜相厚之意可矣

月陰里契卷序

月陰里在楊州豐壤縣東南即渡渚院之東岸正與院相對吾先塋舊在從里而東五里許地名乾川余自八歲每四時往來必經此里見水邊籬落樹木葱蒨烟火相連心認為樂地而可居里人構草亭數椽於南溪上余嘗一過之而得一詩曰南溪亭子俯清流駐馬觀魚宿麥抽恨負今年春社約莫教鷄黍更違秋今不詳何年歲而觀其詩意蓋寒食時所作實余未第時也及最後余再贅於陽川許家許有少田疇在同里余既認可居者久而且距先塋近仍索得其田而獨恨其少也無以田且廬焉歲庚子以謝恩使朝京得賞金以還就買栗林桑田以益之始

可廬而亭之即顧太史所扁彰賜亭者是已是年冬余遭遷厝之變一日之間掘五墓蒼黃就向所買翠林之下設草廠以殯之里中之人無貴賤少長男女毋論曾識與否各執材草蓋為麋粥之具繼屬而至盡力以助余得免顛沛於伊時而得至今日者皆里人賜也至此益知茲鄉風俗之美不但止如其境勝而遂堅桑榆終老之計雖亭廬未成而心神已注於其中每休沐之暇必出而與園友溪翁爭漁釣之隈雜竿罩之列瓦罇濁酒烹雞劈蟹叩盤互歌陶然同醉於枌榆之陰此契之所以託也雖先塋遠遷於花谷而花谷之路亦經此里而乃達余宦而往來於花谷則此其息足捿宿之所退而居于此則可卯發而已至余之得此里豈天借其便哉顧纏絆難脫而蒲柳早衰今

日明日今年後年而白髮已滿頭馬雖退而居之能得幾年徜徉耶然余之買此園既出於 皇恩而余之有此計亦華人之所預聞而留詩者則余雖甚不斷其敢於未死之前孤鷗鷺之盟而為薤露死返之人耶幸諸君還之

送南善初之茂朱序

僕舊與嘯癡林子順同隣閈推卿遊善初於林為姻婭於閈為表從弟以故知僕亦甚蚤今者子順亡且久而推卿出閈則善初真吾今日之元賓吾儕年近五十而且經八年喪亂則所謂元賓如善初者又罕矣僕今年多病杜門窮巷聞足音跫然而喜喜亦不數矣獨善初載酒問字往來不廢噫善初其亦以僕為元賓而僕且與善初之兄同樞公為同庚則善初不特元賓我而又兄我也不然何善

初愛我深而不作世俗松桂桑榆之見耶一日善初叩余門告別儻難之曰歲暮矣子何往善初曰作茂朱去矣欲不往以殘嫌儻憮然執善初手曰我元賓子子元賓我而兩家元賓固少矣就其少者而向來作別皆在此中何駛子雖去茂朱距此僅五百里驛使春回猶可得一枝梅以慰予既去而儻又將朝天燕山又三千四百餘里則雖魂夢亦不得一夜達矣是別之又別何造化兒毒吾儕偏耶吁人非麋豕安得常聚子順昔過茂朱為我言寒風樓之勝曰宿樓中近曉有一羽衣客到樓中長嘯而去咍子順之說誠誇矣然亦可想茲樓非人世居耳子順逝而樓又燹子去而裵佪水石間其必有悵然者矣儻以是感而書之

同庚契議序

同庚即同嘉靖癸丑歲生也庚辰辛巳年間與朴養浩輩十人為契亂後遂失其卷今年夏宋公民止搆茅亭於其王父頤庵公東湖水月之址既成邀庚友以落之遂復其契李某權思省李養源郭居易李公允李某及民止與僕參焉雖以故不至而聞而願入者並置籍以書之總有二十八人其曾同契者唯崔清源鄭夢與民止公允及僕是已庚辛去今纔二十四三年間而養浩及李擇中已下世而高思勿趙伯益又邈焉繫官於西南而不得與同則自今以往其存亡聚散又不知當作幾許狀矣噫溥天之下其人之繁夥何限而同于東者為幸同于京而又與之同庚者為尤幸其可不於衆人之中而別致之意乎況既與之同庚則其衰謝大約不甚相遠矣吾儕今年已是五十

有一假使均享百壽已過半矣雖歲歲春秋杖屨相會為樂不替亦不滿百數矣況疲病喪患宦遊之不常耶是宜相逢則喜有酒則醑百遍相過而意猶未闌不但如契議所定春秋講信而止可矣昔文潞公居洛與程中散司馬朝議席郎中俱年七十八爲同甲之會其詩曰清談亹亹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来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吾儕德望高致誠不及古人而素髮則只今已相近而酒後相酬清談或有之耶幸而無恙俱得過七十八則亦未知諸家子弟有能模寫而播之漢中者耶詩曰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余以是為諸君倡焉

題 孝敬殿契軸序

萬曆辛丑六月戊戌懿仁 王后昇遐既成服就南部薰

陶坊愼思遠第營魂殿其時以禮官長忝帶都監提調實董其役既成號曰孝敬彝畢奉神位安于殿祭享如禮獻官用宗室齋郎用戚畹掌供進膳用內侍執事用勳衛俱就其中擇謹飭有恒者充之輪番更直以訖三年制既終箕城以下餘痛在心不忍出殿門一步僾然如將復入仍相與繪迹題名謀所以不忘屬余識之嗚呼喪妣之慟擧國同然而容侍神御以盡如在之誠者其衣哀含慘宜倍擧國之慟矣諸君又相從於哭泣齋素之中則其欲不相忘亦宜矣書其事以歸之

豐壤乾川里洞契序

洞即楊州轄豐壤縣東乾川里也天磨山一枝西注里中吾家先墳墓在焉自吾先公及吾兄弟往來省墓迨六十

餘年洞舊有契余嘗見契中人老者逝而壯者老少者壯傷人物古事之零替而不覺吾父與兄亦去而添宰樹之纍纍也吾於洞亦舊矣歲庚子冬先塋入於 國用遷於抱川之花谷花谷之路又經乾川每行過洞口馬蹄已熟入而還出者屢矣況徘徊瞻望昔日致敬之地今晩而過之卽不忍也洞之父老輒雞酒相候兒童指點相呼白犬黃犬搖尾迎導吾又何恝於玆洞耶且先祖母墳仍在是洞近有遷厝龍仁祖父塋側之計而尚不遑也未遷之前吾於洞猶夫舊也則吾於春秋講信之好婚姻喪葬之助憂慶之慰賀過失之相規何敢間焉遂置一冊子先書立議次書鄉京座目下及賤隸仍略叙鄙悰以歸之

送呂叅議祐吉回答日本國序

吾隣呂令公尚甫差回荅兼刷還使將赴日本一日訪五峯子而言曰人有慰之者言此行在可為不須為之間而為使者雖以選為名而實出於衆避子之行不亦冗且苦乎此非深於解事者國有隣必有交日本亦鄰也彼既奉書自謂一反前惡則禮何容無答為人臣者委身食祿於事也奚避奚就但言選則吾誠不敢當不敢當而猶得之者是亦在命生吾國而足跡所可到者惟國內八省及朝天者抵燕京而止耳遍國內八省者亦少而抵燕京者為尤少吾之足跡行且遍且熟矣鄰而所未見者直日本耳以吾叨其選豈天以遠遊餉吾者乎是誠在命吾故不敢以親老辭焉五峯子聞而歛袵謝曰善哉子之言也世皆以陸為安而海為危是誠固矣亦人情所同然也子能引

之以命無拂於心是誠素夷狄行乎夷狄無入而不自得之心是足以當其選其何辭之有焉至於遠遊則古人有尚之者盖山河之流峙形勢之周遭物產之繁殖人物之豊衍無非造化施工之地不盡覩乎此則無以悉天地之瓌觀而廓吾之心胷其尚之固冝也然古人亦有道在是矣歸而求之有餘師之說則人之見道始未嘗資於遠遊不遠遊則亦何以知道在是之妙也子之遠遊亦天所以玉成之也苟子之心也憑夷百靈必且擁護先後稪溟波不啻如平陸之安子之竣事且還也五峯子始以一壺酒迎于江上慶 國事之完成旋以南山壽賀北堂之無恙兹敎記子之言以為諸送行者之先唱

舟川集序

某少時於朋輩劉傳文字間見有太學生請復趙靜菴官爵及論濁葬兩疏每整冠而讀之樂其言論風槩而不知誰某筆也常祝已作文章如斯之矣其步驟豪爽俊邁必人年少時作其格度有出壁昂霄之氣其所成就終必為萬乘之器矣洎余長而與今全尹康君友君以其先君遺稿示之向之兩疏皆在其中始知為舟川筆也則舟川系出信川之康是其大夫人外家同出而且居同善山某自髫齔之年聞先生風蓋熟矣及知兩疏為先生筆則某之祝已如斯者為不失其宗而先生作兩疏當在二十五六年間則嘗意人年少時作者亦不失矣而先生生三十而死非其命其不得為萬乘之器則誠有所不及矣稿中所收拾詩文賦辭論記書銘序說總三十餘篇是其所作視

其年已多而其失於禍患顚倒之間者想又多矣其格度已蒼然老成倜儻之年而盡其局量則不特文章成萬乘之器而就蘇齋所爲碣銘幷序所錄者而觀之則先生之學得於灘叟之門未弱冠遊太學已爲宋圭菴所重則其所學終亦未必不爲海東斯文之領袖嗚呼惜哉噫天生一時人才爲了一時事旣生之宜護持扶植以遂始生之意而從而摧折之椓喪之又若偏於斬絶者何意歟豈天地氣漓清明純粹之氣爲妖孽乖戾之所揉鑠得其氣之清者或不得其位若壽若祿而脩短得喪之不倫耶夫然則顔回之夭子路之醢有一於斯已足以撻後人之胷矣又兼以夭且醢而不但位祿之不假言則何其禍之偏且酷耶抑禍之不至此則使後人哀之惜之不能至此之深

耶云爾則非惟毒舟川也酷從而毒後人也酷矣百歲在前萬歲在後蘇翁所謂千捷萬捷者當不止於斯而已全尹公名復誠始以公宪舉學行著稱由銀臺尹完山以甘盤功進階嘉善今聞大播天之與其後者終不誣矣又將其平日所著作者入梓而壽其傳使後之誦舟川者與哀舟川者同其久世之人有朝死而夕不知其名者則舟川其不夭矣全尹公將印本一帙寄示其受而鳴咽讀不能卒業題此以歸之

送慶尚監司尹海昌昉序 辛亥三月

今年二月僕以書雲觀提調有事于大丘府之胎室奉使嶺南嶺寔吾鄉也洎入境在處父老坌集迎勞外問吾觀察李相公善治以病辭未知准辭否誰其代者答說僕來

時只見淮未及見代也因問公輩得何人代方副屬望耶藏否在黜陟得攬轡澄淸如范滂者如何父老曰未也黜之果得其否代之者未必賢而或有甚焉是徒勞迎送往來而已曰得保障如尹鐸者如何曰未也城鎭亭障之設非有異智者難得其形便而雖得之每一人去幷與所設者而去之荒城廢壘纍纍於空山榛莽之間可惜一番民力不如初不役之爲愈也曰尙文敎得如文翁之化蜀如何曰未也兵火之餘人散家貧子弟不暇於詩書道內書院設有十餘區而絃誦寂寥渠渠厦屋闃然於山林寂寞之中惟有雀噪空梁而已幾何其不風飄而雨摧也曰設法察奸得如趙廣漢尹翁歸如何曰未也以今地步法雖善而難行號牌令下逋民畏衆有着跡恒産之機而果見擧

財案設法得善何況察愈密而奸軌益生何用察為曰得文學如子夏才辯如子貢者如何曰未也儂輩居此見前後為方伯者學非不優也才非不長也始至各以所學所思者將大有布置而每朝廷號令差調之下需應不暇日亦不足回視向者所自布置者則不覺已荒涼矣然則為公輩方伯地者難矣儂亦有一說焉儂首尾三年凡三到此矣戶口田畝財力每見每不及前然則公輩亦有負於朝廷而自為難方伯地邪父老乃輾然而咍憫然而嘆曰當賊之甫退也人知免賊之苦而復業之樂也各有生生之意而猶人未復十分之一二地未墾十分之二三而持之十年人不加集地不加墾而賦日增加人皆謂國事可就緒於一日興作遽盛節文遽繁百為雲興徵督川至以

一人之力當百人之為人不以散而走也難矣人散則地荒地荒則財薄為儂葦地者誠難而為方伯地者亦難非儂葦自為之難也然則亦何謂李觀察善治耶曰無檴調别作以擾之且善報罷僕聞其言而悲之及八城則吾海昌君以老實膺 上簡已代李觀察矣其行也搢紳親舊皆以詩贐之僕以所新目見而耳聞者叙以識之為諸君倡云

送琴與海彥慎㒒序 辛亥七月

琴侯彥慎氏為與海去之日訪余于松峴之草堂願得一言為贐噫余衰嗄癃羸與筆研疎久惟性嗜睡長日與蝴蝶栩栩睡起則喫茶酒沃枯腸而已於文字事物上都沒理會真了事漢上臘月翁子今與子别清坐相看可乎將何言需之贐耶顧余常喫茶酒數請以所具於茶酒者白

人有說鯨魚睛權其裡存其胞做盃觴佳余意其必帶腥耳抑龔造之別有法耶此物眼孔大且量洪善吸替做喫飲器盃視滄溟而吸之使百川涓汩其亦快於雲夢八九之胷耶乃藏之為巨浸撓之而不濁噀之為霖雨備歲大旱則亦足以償平生之願矣然此亦物也余血氣衰矣無亦傷於戒之在得耶以郡濱海而得之易但為子道

送南道兵使朴燁詩序 辛亥秋

鐵嶺迤北舊為挹婁沃沮之墟今隸咸鏡道分端州南北為南北道南視北為裏而南之西北之北皆與虜隣其軍帥必簡武望焉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南之節度使姜公遷滿以令節度朴公代俱文望也朴公以黃海節度及瓜以來屬耳黃雖當西衝猶腹內且係新置其經理規畫宜得

儒紳為之重也至於咸之南則其近廣與北等而其帥繼用文望費南之帖然無虞而無事於武也南之地多山溪峒蠻為豫樟射虎之場且早寒五穀不熟其民唯橡薺糠𪍿之食而麻縷卉皮之衣其居樹朴土窨以此人不堪居惟生於土者耐之人朝夕行與鳥獸夷戎雜數百里不見聚落其民如此則其地之征賦財力可約而知之所嘗治者山戎又最獷難制其經營隄備之勤雖尹鐸之寬固不容以緩之也則其將責之豫樟射虎耶豫樟射虎知不可責則吾知卉衣麥食樹屋之不可支也咸之隣江黃平三道之路襁負而屬者皆其逋流也朝廷雖設法緝還之嚴而既不能樂其土烏得以樂其還也旋還而旋流非玩也宜也則雖謂之空土可也猶省有伯府有帥邑有宰鎮有將堡

有長其使令供給之當何如也不唯使令供給之艱而又責以廒敲儲峙之費其不辨而散也明矣而朝廷方且以有伯帥宰將長而徒謂事可辨也伯帥無聊而責之宰將長宰將長又無聊而責之兵民及不能給則武以威振之而兵民益屈文以議論報罷而兵民曰惠此今日捨武用文之意所要者有急於防也是知惠先於威毋論內外也兵民心固則虜日蹂兵力完則虜日愞自無飮馬於河有何成敗勝負之慮哉如吾窮儒方將賀公之政成而時適一篇語有以賛投壺之雅歌也

記跋

春暉堂記

宣城守姜君絅吾友也戊戌歲自永柔縣擧最陞宣余奉使過宣屬數矣至必先拜大夫人于衙庚子春余又適燕而拜焉大夫人坐一新堂熈如也堂纔數椽而面陽不華不樸匪露匪邃非會所見者也君語余曰工非時也顧廨宇窽然而隔陽陽隔則寒生老人不能冬吾故捐俸以成而不煩民故矮而小然毋之身安焉以春暉名子其記余起而敬曰君不喜作吏而爲親屈養也吏而俱關以西遠賦壞便也永與宣皆海而饒旨也三者皆天以君孝祐也君又選地而爲負暄適意之所向之寒者銷而欝者疏大

夫人愈益康寧噫孝子之心其無已也春之德煦育萬物而暉又布春之和古人取以喻親之慈君以名堂其知所報於親者方余拜時大夫人萬福而新陽藹座盎然其暖也君與諸兒弄雛於前怡然其和也其仍演春暉之義而為之祝曰春於歲為始其茂也暉春而長其遲也大夫人將却老還韶而君其穉矣君之養也而府而州而堂之慶矣君兄弟團於和而一家津津則何福不除何慶不臻矣君子曰善哉姜公之事親也以和余於是乎書

宣化堂記

邑於嶺之南者凡有六十四所而悉屬慶尚道地廣而民稠盛詩書兵賦之政以洛江注其中分江東西為左右道各置觀察使以莅之中合而一之壬辰歲賦跨道之心腹

左右阻絶而又分之賊退而又合焉以大丘府居左右之中便於兩提且爲衝要宜厚其勢開老營于此割傍近河陽慶山兩縣及星州轄花園縣而屬焉又以方伯任一碁而當其劇始至而生旣熟而去無政成頃仍兼本府都護使而居之加一碁爲兵燹積禍之餘撫集興恢之難而重其事也事旣重則其任之當如何耶今觀察柳公由咸之定平府擧政最陞秩以來未一年慶興事集顧廳廨尚仍墻壁間草廠觀民出政初不待宫居而大壯之義獨可逭卑且隘也耶遂就舊址而去瓦礫蠲糞穢而重新之堂旣成扁之曰宣化馳書某而俾記之噫某嶺南人也苟可以記方伯之堂而有榮耀焉則雖文拙見誚蚩冷庸何辭焉某戊戌冬踉監軍御史岷麓陳公過本府當時夜深搶攘

丘墟榛莽之間所見者惟氷雪菩陊而已所處者惟土窨
黯黮而已何山川形勢之暇論哉今之田野未知幾闢矣
民姓幾集矣廬落幾完矣以堂成而度之則望景觀卜之
舉椅桐梓漆之樹畧已布置則急於此者吾知其已闢而
集且完矣堂之所據亦未知所背者堂京所面者墳衍川
澗之爲何以至其達城之嵳峩琴湖之漣漪原田之黙黙
篔簹棗栗之離離纂纂者則猶可想矣堂之成而朝儀於
斯焉賓客於斯焉聽斷於斯焉瀆操於斯焉而民不病焉
則城池之高濬閭閻之殷庶禾稼之豐稔倉庾之茨梁而
文物絃誦之懿從可復覩如疇昔之盛矣昔衛文侯廬於
漕而有勤儉之德其民之爲賦定之方中之詩其卒章曰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稅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

塞淵騂牝三千其生於憂患而用心生聚之勤大之為國小之為道其何異焉某某為公誦之某且朝夕當乞暇南歸展省於赤羅龜城之間倘便道過府得以從公於斯則堂室之制形勝之美或可續此而賦之公諱永詢字詢之文城人

鳧鷖軒記 扶餘

家豚景巖宰泗沘之翌年以書請曰縣之廨盡於燹矣地殘事壞難於建置遂葺民舍而衙之入而鞠起而鞠柴門笓籬不知其為官居也民過之不知所牧者之居此也客過之不知為濟之舊都也子至而病之捐俸餘雇官廝而方便之就所館之傍稍爽塏處而屋之及成而登之江果在門前而澄練也山緣江上下而抹青也野界江山而曠

民耕也場岩出水盤陀而民漁也軒僅數楹而贈我萬里
之天一境之勝客始知濟所以都此民始知所牧者居而
來之不疑官知耕漁之以時而不勞畯虞斯已多乎請命
名以志之余以危竭名盖用王喬葉縣事也余不幸不育
男唯汝在汝出膝下無他兒也朝夕戸庭之間余之思汝
豈有量也且汝之作縣旱也嘗見儕流間有才學俱優而
劣於治者余何能保汝必善治也然則思之者不但天倫
舐犢之愛耳思臨民則欲其莊思刑罰則欲其省思鰥寡
孤獨而惠思仰事俯育而厚思賓客而敬思賦斂而簿思
用財則節思自奉則簡思之到窮則欲見之心油然而生
矣汝苟不煩車馬徒役之費而每朔望朝於　上而仍覲
我則不既慰乎余非以神仙渺茫之事猝責之汝而必行

如子喬也是取徃來之便而區區款羨之意耳汝居斯軒而治之以余所思於汝者思余而治之則於治思過半矣汝請之久矣乃令書而與之者以余方奉使在燕而累月不得歸則思夐皃之至愈益切矣噫繼汝作縣而有父母不得迎養者則看吾之記可以知父母之情矣萬曆戊申七月初七日五峯睡翁書于玉河館中

閒閑亭記

吾友朴君益卿舊居吾隣西毋嶽之下有楓崖林塘之幽湖西之始安郡是君之妻鄉也兵火之後君移于始安則始安又山水之會也君就其會而又選其勝焉築亭開沼蒔花種竹名其亭曰愛閑琴於斯棋於斯觴於斯釣於斯一日君踵吾門而誇詡之曰子不自閑何能知人之閑耶

既不自閑可記人之閑耶吾始愧而咍曰君名亭愛閑是閑爲他物而君知愛之也愛固善矣豈如吾自閑之爲眞閑耶夫閑者無所用心若有事而無事之謂也吾苟閑也則吾不自知吾閑人見吾之閑而愛之也君之名亭爲人而起義則可苟自爲也則不若曰閑閑下一閑謂心閑也上一閑謂閑之也苟閑閑也此其眞閑也閑之旣眞則雖居金門之邃廣衙衛之擾心固自閑也何必就淸凉之境山水之間而爲頎閑也君知愛閑而不知自閑宜謂吾不知人之閑也雖然吾於君言知當閑其所閑者君亦於吾言知閑在我而不容愛焉則是互有所得也不其多乎哉遂改之曰閑閑使金生桂字書其扁而歸之仍賦君所命八詠詩以志湖山之勝槩云

蘭亭修禊軸識

余少時嘗於青蓮老兄第見蘭亭修禊軸即匪懈堂藏而匪懈自為七言一絕而書其尾矣畫即黑質白文而世傳是唐李伯時寫又得匪懈詩及書玆非奇耶後於梧陰相公及驪叟先生所亦見有本軸而皆非向所見也中間汨沒兵火不知老兄第所見者落在何方或為雷電所取將否也戊申歲余奉使在燕一日禮部裏有一人持書帖畫軸一擔求鬻者其一即此軸也與老兄第所見者相同而但其縑稍短其文質又混白而有淺深耳豈向之所見者流落燕里緇塵而此則新自辨才院梁上千載始出而全其素耶見之不覺心喜以數金得之噫薑紙已作金棺中灰而當時遺跡宛然在人間不替所謂蘭雪者是永樂間

人不知誰氏號而其書法亦精妙可愛玆識其得之之顛末樂與好古者傳之

紀夢示鄭晦

夢與會溪嘯癡曾審其景色會溪有自北方歸忠全嘯癡有自南方移咸鏡等狀樣皆携家累君妻攤饌行酒眉目了了帶着君亦侍席男女諸兒纍纍在傍宛若温水平生之會酒數巡會溪嘯癡中有先唱句者句中有廢詩以情等語余起而徘徊負手微嘯因其語而翻之曰廢句還排句亡情却有情可憐吾老別同作不平鳴谷口南歸日孤山北去程萍蓬偶相值匏繫獨王城遂覺而異之錄示君恨地埈輩不同此耳時丙午十一月十四日夜也峯翁識

唐人書畫屏跋

右唐人書畫共六幅第一幅即翰林黃輝書中朝名學士云第二幅即陳御史中軍梁材書字的鍾姓人書年甚老八分及蘭即詔使崔行人相公新安程子道寫梅即盱江王嘉命寫王未詳為何許人山水無名識可尋余於丁酉戊戌己亥年間差監軍御史陳公效接伴使壬寅又差頒封太子詔正使翰林侍講顧公天埈副使行人崔公廷健遠接使得與三先生門下人游華人送禮多用書冊書畫香茶等品此其所贈也雖工拙不可知而俱遠物可珎弆屬四海一家而吾邦又偏被 皇恩故此物多散落東韓者如此今其人又不知隔幾千里而影響无憑則此豈非閑中寓想之地耶茲釐為屏一坐張之座隅備此識乙巳三月二十九日雨中書

朴軍威齊仁 御筆軸跋

右天寶山三大字即我 聖上御墨也今軍威縣監臣朴齊仁曾傅 王子講學之間所求而得之者也裝潢爲軸來示臣某曰 上於清燕之暇留神翰墨將儒生 廷試落幅皆作此字以宣其絪緼之氣者也天寶即楊州檜菴寺之鎭山也聞舊有 英廟御書而兵火失之未知上將補寫而先此試之耶吾今老矣蒙 恩得南縣以去吾鄉亦南也其有再近 輦轂之期耶此吾餘生寤寐忱之地耳子其叙顚末使鄉人聳觀知吾所以求之裝之以歸之意也臣某謹拜手稽首而仰觀則筆法整整堂堂不倚不斜巨靈之劈太華未足以諭其勢也萬夫之取郜鼎未足以諭其重也眞所謂天縱 聖能絶曠古之典則者也臣

於此又有所感焉苟　聖志游藝而止則天下字豈少爾耶必取先王所嘗書三字者彰　聖孝也國雖貧札翰之費有正供矣必取書落幅者昭節儉也孝且儉其至矣乎至於元氣淋漓與造化同其大而有矣地生物活潑之氣像則此又大東臣民億萬年之福也猗歟盛哉

竹逕居士墨戲跋

右竹逕居士墨戲一帙竹徑即故尼山縣監邊侯號也侯嘗遊金大柔先生之門得其真行草法書此卷以與忠州儒士姓名金演者兵火之後幸不失侯之孫宗信氏得而寶之要余識噫侯既癖於書則其平生所揮灑者宜多而藏於家者亦宜多於藏於人者藏之之謹孫又不翅倍於人矣以多而謹者而不得保得藏於人者以寓羹墻之思

則人之於物謂如是而存如是而亡者安矣其旣失而得
之者亦豈非宗信氏誠孝有以感之耶歲甲辰閏九月下
澣五峯冲逸書

書十省堂集跋

吾先君與嚴旌善先君十省堂同嘉靖四年乙酉進士也
某生四歲先君見背不及見先君同榜從遊之盛亡母嘗
向不肖說曰汝父同榜有嚴舍人年最妙字啓昭形貌玉
雪朴都憲壕即其妻祖父也一日舍人自慕華館查對所
悉携妓樂來吾家攞酒盡歡其談霏如鋸屑汝父悅之如
南金大貝未知舍人有子否倘有之汝欲寓元賓之思捨
此子而誰某方髫齔不省舍人為十省旌善為其胤也及
長而始見旌善於南君季獻之家一見如平生之舊以所

聞於亡母者熟且久耳歲萬曆戊子己丑間旌善宰萬頃縣以其先君遺稿鋟梓印一本寄某某奉以莊誦見集末有洪石壁所撰碣文十省享年只三十六計旌善作孤亦同吾四歲矣而先令堂之歿又先十省三年是旌善生纔試晬矣則其不及見先君從遊之盛與某某同而又不如某有所聞於慈氏膝下者某一生風樹之慷以罪人自居而旌善之痛其又鎦銖加矣是則某以所聞於慈氏者說旌善旌善方知先世有同榜從遊之好耳以故旌善視某如弟某視旌善如兄兩家情事其亦戚矣今則吾慈氏下世又已十許年矣永感之痛直有早晚而終一歸矣某非旌善旌善非某某誰與說此痛也至其詞藻之美則某仰十省如吾父雖心誠慕悅其何敢容贅於斯耶當十省之時

文華之盛蔚然炳然而推為典文衡者咸以十省為先登則又不待後生僧為之說而為之輕重也其不得大施者非才劣而人遂泥之也但得壽不長耳此摠善終天之痛所以彌篤於今日也萬頃印本多沒於兵火章兩家得分寸力重為入梓以永其傳是至願也摠善必以此語愷某亦以此語景嚴矣噫

安景容先君賦歸篇跋 辛亥正月

上年春吾友安公昶將歸田以漫興一律示僕仍以其先君炙背軒賦歸篇一帙屬僕請抄僕即和其律而歸之至於抄先稿則僕自十三四歲與安君遊出入炙背軒門如子弟卒之後四十餘年得見遺稿其悲感之心如再得少年遊隻字片語珍誦不厭其何敢加之簡斥且先輩詩文

其運意造語自有定見後學淺見亦何敢率爾評論留之經歲不得副安君命者此也辛亥春安君出守延安僕謹奉以還鵾曰子既得力矣亟鋟梓子於兵火之餘所幸保者惟此一篇則所恨於所遺失而不傳者何限自今以往有得宜添已得者不宜省也既以語君仍有感於斯矣昔公之賦歸所欲歸者即龍仁屬縣處仁之悟理洞也其欲歸者以先府君之所居也矣昔公既賦以不及歸則及於君而處仁為先王父之所居而先府君之所欲歸也君之前歲以歸田漫興示僕者其有所受之也處仁去吾陽城菟裘僅三十里吾先君往來陽城必過先王父於處仁則僕之所以不以拙辭而和君歸田之作者亦豈非有意耶但力量不大恐不能辨此事而不敢言耳噫世之人多以

陶元亮輕舟張季鷹布帆輸之圖畫以寓未歸之心而君
安君家世則又能宣之詩篇言之既求則事當終辦吾知
安君之世必能遂先君之志矣如榮者臨圖畫詠詩篇徒
為臨川嘆流之歸其亦可哀也其亦可哀也已

權信川詞榮親詩卷跋

壽為五福之首得七十者稀期者尤難期而有子至耳順
又難有而能无疾不為父母憂者鮮矣又安能以郡養養
而恩襯賜花及榮眼前一日者又人間絕無之事信蘇翁
所謂天外難知世世未聞者也其少年登科以榮之者特常
事耳權侯能悉有其難而又有世未聞之慶萱令堂之壽
能全福祿而侯之孝能感承禔祐者如此耶壽且孝侯一
家盡之而 上又借侯以龍岡之饒吾知令堂之享其養

無涯而佚之榮且至金貂而愈茂矣如余者雖科及親前而親年不及期生不得以郡養而風樹不息長為泣血之人是由不孝見受罪於天禍其親者至此顧其年可及佚耳順耶遂感以書之

畫譜訣跋

畫之出自河洛之神奧即無論也其天機動於心而應於手發於物者亦一造化古之冲澹自適之士以琴碁書畫之為伴而以自怡悅不亦愈於蒔花種竹採藥漱泉者之徒為蕭散而已乎余於四伴也書固所好也然書不及畫畫不及琴琴雖上而余少也嘗學而不成老也唯弄無絃而已其已希乎至於碁則見人之對之者亦覺生愁此非如林孤山以擔糞方之也性不近耳除此則所好者畫為

上而家猶無一廚藏也亦非廉也力不足致耳戊申歲在玉河館見顧炳所爲畫譜心樂之而無金不能得也炳於各畫下貼畫者姓名鄉貫所傳授頗詳派借一時名人筆書之而其叙事亦精簡有法未知其叙並出於筆之者之手乎倩李堂彦華彩之別冊並書黃子久所爲寫訣則畫雖無而畫者之姓名與法存焉將持向吾東諸老師追前人而作之其山水花卉禽鳥林木唯我所命而樂之者以爲山林終老之一玩耳昔楊龜山善誦史程叔子譏其玩物琴書畫之爲物奚但止於如史之爲物也吾知玩之爲叔子之所譏不但如龜山而已也仍書此以自警云是歲六月初八日睡翁書于玉河館中

奉使日本詩帖跋

余嘗閱鶴峯遺稿中有用五山韻題黄秀才葦帖七言長律六韻一篇鶴峯即金先生諱誠一字士純公號五山即車僉正天輅復元號黄君即余西隣竹馬游而今亡焉尤此詩心固慰也乙卯夏余在聽窩黄君之胤廷直氏袖一帖示余鶴峯詩果在其中又可慰也蓋庚寅歲朝廷通信日本黄參判諱允吉吉哉松堂公爲上使鶴峯公副之許判書筬功彥山前公爲書狀官五山充製述官赴之黄君即松堂公之從姪也少喪怙恃鞠於松堂而學於松堂松堂且無子有此行黄君不忍背於死生之際乃從之行四公皆爲詩以贈原帖失於兵火廷直氏痛先蹟之亡也口誦其詩倩金進士柱宇書之手蹟爲帖能使人撫賞而知黄君之得此詩於是行也又大慰也噫庚寅去今二十六

年之間而五君皆已下世是固可傷而黃君之能感鞠我教我之恩而夷視重溟不測之險者是又二十六年前好人事今何可再見於世也其又可傷也斯一帖也而有三可慰二可傷者備余於是叙斯帖之所以作而并書所以慰所以傷之故是為跋

李上舍書屏跋

二善黃進士耆老善草書與張東海並稱開韶李壯元上舍得其書十幅作屏壬辰被賊所壞惟二幅得全進士之曾從孫震龍年十四以書舉丁巳進士狀元之子根室與同榜遇於洛下求寫八幅補所全者二幅而什之重屏焉噫若震龍氏可謂能不墜門藝而根室氏能繼家之青氊云是歲日南至南郭老人識

書鄭門行跡録後

其嘗聞世之稱忠孝清白者必以鄭門爲首及過東里駱山之下見忠孝旌門林立溢巷盖鄭氏廬也未甞不肅襟而式焉及見其孫孝成氏所彙録鄭門行跡則又知所爲首所林立之故而且拜而且歎也譬之聞天下之勝者但知其處爲天下之勝而必遊其處而後乃知所以爲天下之勝而心喜之也噫自恭戴公至叅奉公纔四世而録清白者三旌忠孝者五而承旨公之悲歌戀戀博士公之號慟至死可以泣鬼神於冥冥之中也末俗滔滔如頹波之不可復焉則斯人斯行寧可得以復見也孝成氏乃能闡世幽光彙成一帙将以矜式東方而及天下之太史也則其聞風濡染之者不但東方而止耳至於其子其孫則其

身即祖考之身其精神悃愊即祖考之精神悃愊也則其所性而得之者將千百世而不墜也南冥曹先生嘗題李龜岩考之墓曰騶虞之子其騶虞乎某於鄭門亦云也

題叔平兄弟急難圖後

急難固義也在叔載其常也其圖而文之詩之者是叔平愛叔載而不敢常其常者也噫世降俗偷其常者固萬一於見而干戈饑疫之際非惟不及常又不翅不及者何限則此不但叔平不敢常其常吾儕俱宜三歎而亟揚之以爲刮人眸之金篦也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其信矣乎哉

題朱太史書貼後

丙午歲朱太史之在館也子陸病從者以告太史公太史召陸入診其症而與之藥仍以陰印楷書若干本為禮余惟

陸之賤得太史所與顧非僭耶不可任其毀傷而慢之使書雲正李慎言釐爲兩貼而不敢焉諸本皆太史手自臨之欲之寫之而所列布者噫太史好古之誠游藝之勤墨妙之工下賤之德其盛矣夫辛亥暮春賤翁書于睡窩雨中

景陸字說

戊子閏六月十九日子陸生生纔解跣余以藝文奉教陛典籍盖始終也遂命名陸生以志月仍志喜也既長以行用景字名景陸仍前陸也丙午五月十二日冠字之曰子散以汝系外家劉出而仕不遇爲人所慢者寧自肆於林下躬耕以食爲无忝所生耳昔玄真子陸龜蒙自號江湖散人余故字之取其散也向之志月志喜者不妨轉以從玄真也且余老矣將退而漫浪於江湖汝苟從我於漁隈釣磯之游筆床茶

竈之間則汝雖欲不散得乎仍執爵而祝曰名陸既有意字散良有以汝從今日冠沉痾從此散冠之畢晤翁書

賛銘

聽鄉枕書翁賛 并序

僕嘗自號聽翁名其室曰聽窩書巢巢具藉之枕之之義蘭嵎朱太史書其扁又用另幅書蔡西山聽訣及癸辛雜識呂滎公蘇子瞻陸放翁絶句張諸壁蓋平生自謂深於聽者今承宣李令公申甫亦自號聽鄉枕書翁要僕題一語以叙之僕固心認之矣人有難之者曰以公而賦此無亦自淺其天機耶僕笑曰人各聽其聽耳何有於天機之深不深耶且人知此味者寡雖千萬人同之庸何傷於多耶遂欣然援筆樂為之賛曰聽非有意而成而偶然而至

書非可抏之物亦偶然而措詡詡然遽遽然瞢騰汗漫吾
不知其所措也

明廟御筆贊 并序

右 明廟御筆蓋於中秋以酒及詩題侈之宸翰 賜
玉堂而睦學士長欽先臣某時在堂親承者也 明廟待
儒臣恩禮特至此孫宸翰散落人間者多矣獨睦氏奉持
而全於人所不全之禍興慕如一日斯非盛歟臣謹拜手
稽首而為之贊曰

有酒而宣之宸翰 先王之禮士也隆承其隆者蓋多而
惟睦氏敬承不替是所謂使以禮而能事之以忠者也睦
氏之子又能以親之心為心歷兵火而全之為忠且孝睦
氏之慶誰將與較

庚辰春自贊

一簞食處陋巷晏如也一節竹行廣道坦如也百年而歸澹如也

重造漏器銘 并序 辛丑十月

國朝設晷漏建閣以藏之在景福宮報漏門之外即 世宗大王神思睿度所指授而定之者壬辰之亂隨宮闕燼焉歲辛丑觀象監請重修漏器 上允之工始於某月訖于某月其機關運用之妙壺箭三神之制雖大小殊而視舊無差噫兵火之餘百具蕩然而 上之所急新者在此實堯先曆象舜首在璣之意使斯民知晝夜之限而 聖祖之景式再顯其順天出治而致庶績之熙者亶在是歟謹獻銘曰 國有漏淪于兵器雖亡制猶明則以新工即

精鍾乃鳴維舊聲測天行治道成係之銘貽準程

眼鏡銘 華人用羊角明澈者做如兩眼狀合從者障眼者書則書之細者大漫者明是號眼鏡

耳目聰明男子之身洪鈞賦與實非偶然及其衰也聰者聾而明者眛其使之聾使之眛者意亦有寓何必低耳而聽假物而規拂上帝責倦之意耶其惟返觀息聽與造化而同指也爾丙午年月晦書于賸窩雨中

文房四友筒銘

曾聞橘中叟只二在常恠又二人安在今茲竹剖而視之四人者俱然則向之二又誰哉

枕銘 丁丑

唐遊仙馬警圓一枕上其意懸倚斯枕者唐耶馬耶

四吾堂銘 并序

權汝章名其堂曰四吾謂食吾田飲吾泉守吾天終吾年也昔元次山創四吾字故余亦自號晤翁汝章名堂之義其亦近此耶余爲汝章銘之幷與次山所創者而反之令而後吾知勉矣夫銘曰

田是田泉是泉吾但就而食飲焉非吾可專況脩短造物者權吾不容終焉始焉者年然則吾之所從事者何居惟吾天惺惺不昧喚起精神要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認得此所性者全昔橫渠有言存吾順事沒吾寧願與子而勉旃

書疏

復寒岡書 辛亥冬

去夏李廷楗回說山居之苦殆非衰年可支亦慰令氣體強健尋山跨橋不小遜聊解遠襟今日得新曆擬附玄風

官便将作書鄭都事傳致令惠手札忙手開緘且慰且感始知采蕭采艾千里同情此間變幻不欲置齒牙間唯擁鑪負暄是閒中滋味所恨南中士友翩翩非烟瘴則寒苦可歎所可慰者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一空無際奈何奈何今春咫尺相過不得奉袂況此邈焉山河思之綿杳身在科坎雖妄謂貫穿不得自脫良可冷哂南州地暖伏想臘梅已發靜對索笑能寄一枝令了事漢枝發否千萬若序珎玉

答趙正字翼書

僕少也頗有志于學學雖終身無一日非學而其強而勉勉而進唯年妙力強者能之不然已及衰朽精思銷落則惟悲嘆窮廬而已此僕之所試者如此以故每見後輩人

眉目暢朗真氣盎然而茂者則未嘗不着眼看過喜有以
進於學也雖所自喜者如此而顧其中無足以與人為善
者不敢輕而語人恐人之不屑與也上年冬僕嘗忝校
殿闈有一卷子有多積博發底様子僕勸置之第折其封
是趙君作也僕於是日始聞足下之名矣及足下選補槐
院也以僕忝為提調而屢以公事往來僕又始見足下面
矣僕雖不敢妄語足下即前日所謂真氣盎然而茂者也
一見再見及於三見則是吾故人也敢索見所為文章非
敢見而將有所告之也但欲叩其有於前所見　殿闈所
對者外也即蒙足下不以言耄寄示曾所為發蒙齋記并
長書一紙歷叙宿昔問學之由終乃若有所求益於僕者
僕終何敢有益於足下者但索之安而致足下責之重耳

良好一笑顧僕既索於足下者勤則其可沒一言以負足下之責歟近歲東方自退陶之後正學幾乎絶響兵戈以後又求見好文字亦難矣即見足下所記發蒙齋者則已嘗有見於發蒙復性之功矣其文字之好已過之矣倘足下因其方妙之齡擴其已見之學加之不已之功有得於操約施博之地則僕之所賞於足下而索之者亦不妄矣幸足下毋以僕已未達而欲達人者為訝也屬坐忌齋忽忽不能致詳其他竢相見某復

禮曹答對馬州大守平義智書

橘使至遠承惠書幷刷還被擄男婦五十名慰謝良深貴島所要和事本國為遣使臣具奏 天朝幷先遣孫文彧次遣金光使之面陳情節則 天朝以日本素無誠信向

年兩冊使之去非但不奉詔勅待之亦不以禮今雖要和
安知後日之不為反覆如前日也決不可輕信其言而遽
許其請如日本執此為釁復肆猖獗則 天朝但當水陸
夾擊以示威靈而已仍差偵探委官絡繹出來沿途飛撥
更加整飭今將大小事情星夜馳報此則觽使之所目覩
也我國雖欲勉副貴島之請而誠不可違越 天朝擅便
行之但貴島與我境最為密邇世輸誠欵而近且刷還人
口前後不絶可見貴島革心向國之意也豈可以日本之
故而并與貴島絶之哉賫持物貨徃來交易姑且許之日
本若能自此益輸誠意終始不怠則帝王待夷之道自來
寬大 天朝亦豈有終絶之理哉唯在日本誠不誠如何
耳幸可勉之貴島逃來倭子間愁戒古沙又等三名托言

飢饉出來情雖可憐義不可容留附船尾送還橘使且往來勞苦略以米斛獎遣耳餘在孫文彧口宣不具

全繼信答玄蘇書

橘使遞示惠書審法況倩閱甚慰瞻戀孤對橘使無日不談及法師正欵欵問以禍酷至先母棄我斬然衰絰之中不可念及外事既法師有書亦不敢不答和事曲折當具禮曹報貴島書非棘人所敢知但來書舉葆真大師之言而慮其說之誕也孤不容不明葆真名緇也其所得玉笈之書又甚秘不可與匪人道唯法師可窺玄詮故有此云云雖今日事勢䟦延安知卒不與始說符也噫葆真已示寂矣知其師之志者唯松雲在耳要與法師相會以成其師之志玆不憚衝暑過海法師試與松雲語可悉彼此事

情千楮不如松雲一口哀疚荒迷不盡所欲言謹啓

與鄭別坐允穆書

忝倚苽葛久尚阻瓊表是短睦也鍾王聲人皆慕嘗昇闥之是又雅趣不及會稽姥也慙負實多即蒙台府有問順便附此誠猶晩達也仍呈空冊一件筆墨一管笏要倚床揮灑以侈塵篋姥之扇雖晩亦呈耳幸勿咎不敏使落花飛絮趁南風茫茫也綦致一時名筆殆盡獨少左右敢冀辭以請

寄子景嚴書

聞汝縣有江山之勝來遊者甚盛云三年過客之餘賞勝暢情固人情之所不可無但每人來汝輒從之則人一而汝百無已太康古人云太守憂民踈宴樂流連荒亡雖諸

侯亦不可分百里之憂者不可以此示民人之来汝可以吾言辭之但供舡格器具可矣城中此弊亦張皷留日震於江湖昔宋帝在汝願諸君嘯傲湖山遊舸蔽江此豈豐亨逸豫之時人心之狃玩可戒咄咄

在燕京寄子景嚴 戊申

行查至今不來此間事機方好正似掃堂待賓而不来柰何想有大魔耶父好在寢食無恙但鄉信無憑可悶五月初四六月十二等書已見否衙中凡百如何京家安否亦如何汝既遠出消息亦難知尤想苦慮此中撫鎮前日安計此間大斥不露撫鎮俱以生遆天使則已奉聖旨合於一使而候完封始可差出而封事如是遲遲可悶意其行必當在菊晦陽初耳吾行雖速必至秋晩撫鎮所為之事

想本國深用憂慮且天使已合於一而待完封乃行慮有預動待候之事故崔光順先為發送耳覔鳥序稿草送見此當如見我也一心居官毋貽老耇

答錦山使君李東嶽書

自經匿名之變又知禍端伏於無窮懍懍然常如逮者在後不敢遠出欝欝在此真成一年拘囹秋寒猝重黃花不分撲筆孤吟意緒可知即奉令翰知令亦以聡故癃憂洪波振蛩川豈有怙鱗耶可嘆生一落塗炭人之眈禍者必舉吾證之古人云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問儒士此言奚為至哉平生勵志讀書畢竟陷此圈套尚何顏對人日欲自放於窮山寂寞之濵矣寄惠朱書是朝夕所飢渴者唱訓集亦於四十年前得於松都而失於兵火者得之俱眼

明心豁持玩菊邊不覺秋日之易瞑也蒲萄酒即命酌浣渴謝伸另楮餘外非面難究

平壤上行殿疏 壬辰八月

伏見倭寇用兵之狀必遣重兵先扼要害以為元辟而分遣枝兵四出抄掠遠斥堠設伏兵取勝則乘銳奮進見挫則各歸元辟其實則精銳不多而其所以誇耀衒盛者多是我國人老羸婦女而我國之人不閑戰鬪恇刼風聲且進無所待退無所防一向望塵輒潰任受其蹂躪誠可痛心臨津楊州之賊已當我東西之路而又陳兵海港絶我舟師之援仍稔乘機自渡之計而偏師之鈔東及原州西逼金浦通津等縣已成左右翼之勢截我下三道之聲勢取水原之粟以為持久之食自漢以南入彼囊中而已非

國家之有也今日之所資以捍禦者惟黃海江原平安咸鏡一隅之力而精兵已盡抄去死亡過半軍器已盡搬運散失殆盡飛輓則有千里之勞朝廷之勢計不出向日之命矣今日之策戰亦亡不戰亦亡無寧銳意進戰破彼虛張之兵而幸收萬一之功耶今聞臨津大灘兩帥徒以兵衆為可恃曠日為萬全守株一處郡縣內裂坐收土兵銳進之志而不諒祈父不聰之刺暴露飢渴有必潰之形一敗之後無意更圖而曰姑待兵集噫朝命不行無由統攝散卒之集欲待何期耶不如元帥所在之壁則對陣不動多設疑兵外示難乘之狀而散遣驍將各率若干精銳嚴明斥候廣設伏兵分討散賊使左右之勢剋日期會又各遣繼援前軍不幸則後軍繼乘賊豈有獨專強銳而不疲

之理裁畿甸左右之賊必須先除然後可以接湖南之兵而為京城之 謀亦可通下三道氣脉使知朝廷不亾不盡從賊而或糾義旅矣大灘之軍惟南道土兵臨津之軍惟江邊土兵新至不挫且習馳射此為是恃今若又耗此屬而挫其奮勵則更無可待為今之計先鏖枝賊為最急枝賊若除則據京之賊不戰自削矣迂儒自獻之志不勝惓惓焉且臣倉卒扈 駕徒問老母出避于楊州而繼聞道路則竄伏於加平山谷間那得來信則加平亦為我國賊所掠同寓之人或竄春川或竄金化而太半塗地臣母則不知去處云臣聞此長號五内糜潰奪魂喪心已作狂走之人微臣在此無一策可效上下三口只坐糜官廩而已倘蒙 聖恩許臣歸訪幸母未死之前神助一見則臣當

或扶或擁偕詣 行在對說 天恩思效萬死仰塞洪造臣不勝痛哭罔極之至

初辭起復疏（癸巳十二月在陽城同年五月以右副承旨在喪）

伏以臣前月初七日准到備邊司關以臣當爲起復令臣火迫上來臣妄念國事誠急喪紀亦重解職已蒙國典奪情未奉 明旨不可以一有司關遽撓重制又於今月十九日伏見同月十四日成貼同副承旨書狀以臣拜上護軍令臣斯速上來事有旨臣仰惟國事之艱收才之急并及如臣臣雖頑昧苟有一事可效於國者則臣當聞 命即行固不敢以私眼辭也顧念父母之喪天之經地之義亘萬古而不可廢者也金革之典古有行之者必其人關國家存亡之數非斯人無以辦此事然後人君不得已而復之

非但以官爵苟榮草土也至於宋末不詢人器而起復續
紛君子以此為宋亡之一端豈不大可懼哉臣竊念臣身
既非重臣須建定大策者亦非戰士可效力行陣者乃所
事則不過操觚退敵而已自古安有臨敵之國以操觚復
人者哉且其操觚亦非須臣可能也前在關西從臣零少
寧樞則專心籌策不暇及文墨以臣職冗而廩素且忝知
製教之列召使試之其所綴拙着亦不滿人意多為當時
典文者所竄改其所脫藁於臣手者不多篇而猶不能道
達誠意而感人聽聞此所以有今日曠久而事益難也今
則臣隣稍集館閣辭命有賢於臣者不翅十輩不可以曩
日喚名之習而謂獨可能也況臣經年念母之餘重罹酷
罰於窮荒蕩破之鄉賊擾方隅返葬無期臣日夜恐無以

致喪於先塋之側而孤亡母一生之願也臣之心腸不知其幾焦而幾絕矣幸蒙 聖恩天涵衆僉神助水陸間關十月之晦僅達揚州既葬之後則如逐日之父力盡而斃骯殼塊然獨存而情爽已逝耳目無復聰明雖欲出思慮作文字復不可為矣假曰可能所効者至微所奪者至重况並與其所謂至微者而亡之臣誠不敢徒嬰爵名而傷
聖朝孝理之化也臣夙積罪孽生四歲嚴父見背貴賤通喪臣亦不得企而及焉其所報於父母惟是母喪三年親喪一去而不再神道彌往而彌遠臣所自盡者欲待何日且臣去年委母於豺虎戈兵之窟母不保子子不期母長貽暮出之望而及夫一葦蕩江朝暮當渡則臣臨江大慟曰有是哉毋子其自此隔矣倘蒙天地 祖宗之佑奉

駕東還獲再見母則此情此痛何聲可哭何淚可洩惟與
母不離須臾以贖今日若其產業蕪水之艱則以今日流
丐觀之土宇巖間何所不可居菜根木實何物不可食此
心耿耿鬼神監臨而及得見母則僅奉二日顏面而母便
亡矣天地茫茫此慟何極伏願 聖明怜臣至意鐫臣新
除職名許臣終喪則頑命不患無生移忠圖報為日必長
矣仍念臣自離 行殿奄忽十朔矣其間賊勢之緩急廟
謨之得失非臣所得以詳焉而所察於野者則民怨天怒
資寶殫竭固無以為中興之基矣臣願 殿下感人心以
回天怒銳聖志率先臣民舍此他圖則雖徵兵滿萬終亦
必潰鳩粟千囷徒歸餌賊況兵未必集而粟不可得耶今
夫流民之顛連者雖在世族之貴朝廷已寘之無可奈何

而土民之有恒產者亦且十室九空道路之蓬鬼緜屬漭壑之髑髏日盈凡此皆天之赤子天之視之其喜怒如何猶且繁調急科之方興貪官猾胥之交噬日增而月甚焉顧此膏血既浚於民矣無寧奉公賡儲之爲勝而只消於饞鼠之手臣實痛之非有別樣舉措肅新瞻聆嚴不忠之罪重贓貪之律公刑賞而勵臣節約官職而緊約束布實惠而昭生道鼓士氣而死長上則臣恐今日之事雖 天兵日至而寇賊戢退其勢固不能自振况 天兵不可恃而賊無去意耶臣雖在草土而存亡之憂一息不弛惟其私情哀遽不暇殫論略舉毫末只冀 聖明以諒衷悃臣無任含哀殞憂泣血怔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起復上來後初疏 甲午正月在京

伏以臣初承起復之 命不勝私情罔極之痛冒死陳章
乞終喪制今正月初五日續奉 聖旨責諭不許至令縣
道敦勉上送臣既迫私情又懼公義不敢退伏正將入城
待罪之頃今月十四日又奉右承旨書狀以起復之人無
一人至者爾其斯速上來事有旨臣回皇驚懍之至即於
翌日敢起凶衰蒼黃風雪祇詣 輦轂之下以俟後若不
忠之誅矣伏念 聖明當膽積瘁之中不敢以螻蟻微瑣
之情并擾 憂勤而臣釋衰出門若有鬼神前後詬責舉
顔對人低眉羞忸逡逡焉若無所容人子切迫之私終有
所不能已者伏願 聖明哀憐而垂察焉臣之情事略具
前疏臣非謂金革之典不當行於今日謂不當加於如臣
者亦非不知赴難之為忠而惟其所守於家者甚重不敢

以微勞而廢重制也臣聞君親無後先惟其所在而致力焉去年不辭毋而負羈靮今年請免復而終喪制者此其義一也然國事之急無有如今日臣民之痛亦無有如今日則人臣之義亦不可以執一而常持朝廷之所需責於臣者只以文墨一事是固小技而無干於殺賊然其請命達情則果有預焉如朝廷無為臣所可為者而須臣可辦則臣以寸以尺當盡其力藉令國難未已則臣雖退在私廬亦安得以便奉饋奠是臣固不可以私喪辭也今有能為臣所可為者而且賢於臣者不翅十數輩於公事則他人可為不須臣愁於私親則定制有限而須已自盡不特臣所迫於私情者為當可退 聖朝孝理之化亦不容捨他人賢於臣者而必須臣為也臣因竊思之人臣効力一

時之勞倫紀斁絶萬古之變聖人以三綱爲宇宙之棟樑者誠以屋非棟樑必壞人非倫紀必亡臣自省事以來所聞於長老者皆言我國風敎禮法寢以頹廢循區區所粗守者父母之喪婦女之節奴主之分而自兵禍以來三者又從而蕩然無復維持近臣所見於武士雜類者賤賣親喪己極可駭所不見於儓隷草萊之中者何限臣固無狀平生行己無一可觀其所存心亦未嘗不以士行自勵焉誠不敢以一時之勞而冒萬古之變也臣前年草土之中伏聞　法駕還都之日以都人士女服喪者小爲　敎命有司察之是則　聖明所察於民庶者已得其情臣以是知今日復臣之　命初非出於　聖旨也且念近來村鄉邑聚之間民窮財殫賦繁役重流亡飢餓大命近止僵尸

遍野盜賊漫山以臣所覩民無一毫可生之道矣臣雖今
日退去明日實不知塡何溝壑死何賊鋒今來闕下有
君父爲之依歸有稍稟資其口腹死生病痿 父母孔邇
於臣自計則得矣而猶哭泣血丐而不自止者誠以親喪
不再禮法甚嚴而寸草之心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也伏願
聖明諒臣苦心許臣終喪則臣含息戀主之衷亦非終竄
身草間苟爲占便之計畢力報國亦有日矣臣無任至情
懇祈瀝血之至謹昧死以 聞

同前 甲午三月在京

伏以臣積惡在躬尚稽一死猥承嚴旨待罪都下公靡報
效私負子職哀懼遑遑日夜不知所處乃自二月十二日
天禍果至重失將護內傷外感敗證百出一旬有餘半落

實逢幾不復歸奉几筵生旣爲離母之兒死將爲隔母之
鬼幸賴 聖恩天造且緣在京便施醫藥一縷綿綿獲延
頑蠢而餘毒未除久漸難蘇展轉牀簀今且三涉月矣虛
縻公廩非稟則且餓忍心愧怍若坐針氈日月不居練祥
已迫從今計日只隔十數日子矣天時掩冉神道寖遠制
禮有限一失難再而僑寓逢辰羹墻無寄文墨之微旣曠
公務烏烏之誠寧遂私情此心滔滔一日如年伏願 聖
慈諒臣至情許臣返服終喪則臣雖無狀感德懷恩不敢
作偷生草間之計矣顧念臣原來瘦弱游羅憂病白髮滿
頭精爽已逝一出都門復入難期但願 聖明當重恢復
讎之日留心大道停去讒間立志刻苦虛以受人布至誠
以感人心感人心以回天怒人心不感而天怒可回天怒

不回而大業以定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臣無任情迫切籲之至謹昧死以聞　荅曰何以處之令承文院議啓本院回啓曰疏事則極為切迫似難忍留但聞其祥期在於五月云而近來陳奏文書皆是緊關之事辭命得失所係甚重故前亦以此請留文書事畢不過今月之內畢後許令從願似為無妨敢　啓　傳曰依啓

同前甲午四月在京

伏以臣於前月初十日將哀遑罔極之情懇乞解職伏蒙聖慈過祥上來似當之教而備邊司請臣姑留其意在奏請文書而欲臣撰完也似此重大文書決非臣才所堪撰完而既廷意如此遲難辭避之間為日當多臣急於私情寧欲日内撰定而擬議停當之際陳奏二十本出矣而發程

日期此先於彼矣臣不得已而先勘賊情貢道等兩本則當月日子已及上旬矣臣欲又撰奏請文書則此後留日少不下旬餘臣誠悶迫臣伏念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雖脩就企及之不同而賢不肖共之臣童孩積惡酷罰終身父喪以稚母喪以兵皆不得自盡臣獨非三年免於父母之懷者乎臣之願乞終喪之志始焉以年中焉以月令則以日而日亦將盡矣臣昨於寒食得省丘墓則村墟無人宿草荒凉獨有一頑僕穴處傍近而渠徒有搖草充飢之念矣神道依人以安聖人定三虞廬墓之制其旨微矣臣思之至此五內如燬哭踊攀樹盡日而歸矣況臣母所葬有填土補山之處而去年為秋霖所壞必及春旱審築然後庶不全塌而免哭防之慟臣之情事百爾尤急如臣所

為之事必須臣可為則臣當此時不敢言私以臣計之有賢於臣者不啻十數伏乞 聖慈憐臣罔極之情察臣不須留之實許令一日早退不勝懇丐臣無任哀急遑遑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此時辭命所關非輕天兵雖撤回文書猶相續又不知將來有何事非爾文詞其何能條達事情敷陳明白是爾所為不下於討賊戰功當此搶攘之日豈可固執守制爾宜勿辭仍遵前旨更竭心力期勦兇賊此豈非孝之大者乎

同前 甲午九月在京

臣伏承嚴旨待罪都下奄忽九朔矣朝廷之所責於臣者只修勘文書一事而臣亂裏喪母除人子罔極之情營葬歸葬之難又非如平時臣欒欒拮据精爽都逝素以淺學

前後遺忘尤不能成文加以屏伏窮巷不知有邊報如何
天朝咨揭如何廟堂論議如何雖在城中實同聾瞽猝有
承文院官以草草數語來請作文方始掎摭聞見終歸塗
聽文不滾意以致措語失妥不適事機故臣雖將前後文
書不量工拙不敢以疾病辭亦不敢以時刻淹滯而猶其
所作不中實用至如緊關咨奏則未免貽勞於當事之地
臣之在此非謂一毫可効但念讐賊未滅國難日急此正
大小協力尺寸自盡况　聖上不以臣有喪既以命臣臣
何敢此時告退如無所事則死於此可矣緊慢之間虛帶
職名公縻品料久久於此其中心窘悶不啻如坐針氊公
靡所報私慶通喪臣之尸廩誠不獨得罪於一時矣今則
劉兵已撤國内無復有一天將在非有咨揭往來之煩如

告急咨奏則雖有之是非日月為之者何必坐待稱竿之書而徒冒起復之名日食公廩任繁虛銜有若喪無存身者然哉况臣雖在其修述亦未必須臣所為然後可用者哉臣之所流寓京畿陽城縣地與竹山陽智等處相近劇賊遍滿刼火相望苟此不已臣雖退去不當迎母凡慈來處都下矣設有緊急文書雖無職名其不可勉盡蕪拙乎不須以此而以哀疚之身必食品料伏乞 聖慈諒臣至情察此事勢鐫臣所帶西銜并承文院副提調職名許令終制不勝幸甚臣無任含恤悶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同前甲午十二月在京

伏以臣去九月十三日將解職終喪罔極之情昧死陳章而緣臣誠意衰薄請既 不允敦旨諄加臣誠感激不敢

再陳而抑臣之情又有大可悶者 聖旨若以臣爲眞有一事可効討賊者然是臣旣不孝於私親又未免爲厚誣君父之歸矣不得不冒死屢瀆朝廷之所責於臣者只是辭命一事而臣之所向當此事者又與向年在西路時不同在西路時亦非以臣爲眞可能直出於蒼黃間之人而其才之譾薄則向亦猶今也今則三患又加焉哀疚喪心一也不識事會二也意非已出三也以故臣雖竭力爲之動不帖事情 聖教中所諭敷陳明白者於臣身無一毫近似更有何所爲不下於討賊戰功者乎臣自承此教肌霜澌澌寢不貼席第臣思之今日之勢政猶主家失火禍切剝床凡在子弟廝役無論盲聾瘖躄可救不可救而其號呲奔走各當盡氣況臣曾忝近密旣已忝褒上來寧冒

諺獎少忍須臾毋退或効鉛刀一割之用一日二日以至於七十日之多而尚無一紙文書可容查勘而天時荏苒舊歲垂盡大祥之期只隔五六箇月則臣獨非三年免於父母之懷者乎臣仕宦十一年其無用於朝終是一塵擾擾非以前之食祿爲非尸素而獨以今日無所可事爲可退去也實有不可已之通喪不可忍之至情而公靡可効寧守私喪此臣之志也況臣弟尚閔既在千里之外武臣不可告歸臣尤希閔獨奉饋奠而比以疫癘盡喪妻孥凡造荒涼寄在衆喪之中臣之情私至此尤迫懇乞聖慈察臣無關於有無而其情則有足可愍許臣解職終喪則移孝爲忠臣豈無日臣無任狼狽罔極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不可解職宜遵前旨但歸省後還來可也仍

傳曰李某陽城下去京畿監司處祭需題給事下書

同前 甲午十二月往京

伏以臣伏奉 恩旨令臣歸者之並几筵仍令本道題給祭需者臣不勝哀惶感泣之至已於前月二十八日登途今月十八日還赴都下矣伏念臣初無寸能可效危急而謀從金革之典忘哀遠出罪積不孝而 聖度寬假猶復比列於人許令摩顏歸省而祭需之 賜尤非如臣卑品所曾承受亦非如臣有罪無功者夢寐意料之所敢及臣雖頑蠢不敢安冒而旣有 恩命非惟熟薦几筵並及於臣祖臣父列龕之主以臣之故當兵火草創之際汪濊之澤遍霑泉壤臣感激嗚咽思臣祖臣父母所感於 聖恩而責報於臣身者則臣唯知千百糜粉而已尙何言他臣

見臣母兄莚委置窮村盜賊火鈔之可虞而惟臣兄一人
衆喪新碎獨侍倚廬臣既已下去寧有歸意顧念分義并
懷 恩私既不敢仍留不來亦不敢不趣謝闕下黽勉違
離行道悲哀十步九顧臣之情事至此尤苦矣抑臣之心
又有大可悶者臣之在此如有一毫報效艱難則臣之承
恩不特臣祖臣父母安意為榮臣亦愈思竭力不至甚懸
矣第臣素稟本事之狀乃有如前後疏中所陳則臣之所
為不過為孤恩絶喪之歸矣日月荏苒歲律將換大祥之
期只隔五月臣恐不得終戀虛恩而得罪於倫紀也臣無
任感涕狼狽之至謹昧死隨謝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
謝意國事如此爾須在此專事詞命共濟艱危則其詞鋒
之功誠不下於兵鋒也豈云無所補可抑衷遵旨

同前 乙未二月在京

伏以臣伏奉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教旨改授臣忠佐衛大護軍者伏念今之軍職皆帶虛銜而無陞降付祿之事其推移充調臣不慮及且臣以憂服罪人屏伏於白嶽下人迹罕到之處少與人接似此除拜人亦以爲冗散而莫爲舉說臣專不知之本月十五日始因一吏來言尋問兵曹十八日而始覩 教旨臣果改授如此凡軍職護軍以上皆許謝 恩而謝而後祿乃其例也緣臣不知之故有恩不謝不謝而祿至於三旬之久臣甚懼焉既欲追謝則日月已多幾滿除拜過限之數亦無可署緣故稱身病則臣無不可起動之病而且已祿焉言衰不得在外則否如是而欲掩延不謝則是置 恩命而無人臣之禮臣甚悶

焉凡天下之事處常則順而平處變則逆而乖臣謬以不才敢從權典設令在京只禀之而已可也不必假受虛銜而致此狼狽其不早辭解亦臣之罪也臣於此又有私情之切迫而不得不并陳焉臣之掌修文書一年於此而坐此聾瞽事不了實每當撰出之際政如隔靴爬癢踐氷怕陷不得信意滚出素以襪線之才又不得盡其揣思前後安措文字非止一二此是已然不須留之明驗而頑冒以來歲律已換親喪再期一半盡於此矣大祥之期只隔四月 國家之事非須臣可辦而父母之喪則須已自盡懇乞 聖明察臣無用憐臣切迫 許令返服終喪不勝至願不勝至願臣無任惶恐狼狽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乙未二月十一日以上護軍李某 上疏

傳于政院吳億齡曰大祥已近云似當過後上來令備邊
司議 啓且一應文書專委於李某而危奇皆不得知
云此則承文院誤爲矣後則勿令如是事言于備邊司
柳永詢即以備邊司意 啓曰云云事
傳教矣凡干文書必須詳知本末然後乃能搆草令承文
院一一報知事當爲申飭矣近來事大文書陸續不絶
而皆非尋常酬應之類李某專掌此事手法已熟今若
即許下鄕在此文官中他無如此之人且聞祥期似遠
近姑仍留緊關文書等趂即磨勘後許歸墓側大祥過
後上來似當敢 啓
答曰依 啓此意言于李某
同前乙未五月在京

伏以臣伏蒙 恩旨自三月二十日後得離都下或往守墓山或赴奠几筵五十日獲伸微情仍過再期臣誠悲哀感激無以為情第念前有過祥上來之 教臣不敢任然久退思欲詣都下更陳情願今月十八日自陽城上來十九日果川道中伏奉斯速上來事有旨尤不勝惶恐已進詣 輦轂之下矣伏念臣前後冐處城中已消十七箇月今其大祥已過始欲以喪求退未孚人聽顧臣之情異於他喪未祥之前長為出遊之兒雖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以練以禫循例替變而臣之情事未伸者猶在也幸於未禫之前因守廬墓使親䰟得一日依安是臣切迫之願也臣之在此無用固前日之所已詳陳也今來聞之則向臣不在而無一事一文書之廢滯者此又臣之不須留之明

驗也無且近日文書罕少別無大段勾當尤不須容臣哀疚強贅於此也天時流邁餘日無幾聖制有定子職難追伏乞 聖慈諒臣至情仍令終制不勝茹痛懇丐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大祥已過未可求退將來事機意外多虞文書撰述必待大手宜抑至情急留都下

副提學乞退疏 丙申八月

伏以臣於今月初六日伏奉 聖旨以臣病重令加給由相當藥劑給者臣惶恐感泣不勝隕越之至臣以無狀謬蒙 聖恩長在侍從詞翰之列前後叨縈竊寵無有臣比當危急存亡之秋雖草間匹夫無不奮身運智以效一用而臣全無一事可以報國而酬恩雖有文墨消塵之勞而

其措辭遣意之便一皆承受　廟謨而亦且辭不達意悉勞斤改於當事之地臣徒有操管之名而運管實不由臣有何實效可當恩奬近年以來灾釁山積疾病連綿瘦瘠寒熱之證連歲亘月以致元氣大敗形羸神衰臣之犬馬之齒不止衰謝之年而齒髮凋落氣息微短此由涯分已滿死期垂至臣以薄祜四歲父亡不及通喪向又母亡又不克守制臣母嘗戒臣曰近觀禮法之家多爲返哭城中人事稠繁凡疾病事故多有廢祭之端我死汝等必須廬墓以祭以終三年此言在耳臣不能終守母戒且凡人子皆有父母六年之喪而臣獨不能守一年之制是臣情事未畢天地間一大罪人每意一日賜退臣得一日退守丘墓此意耿耿已至三年而賜退無期臣病日深恐一朝溘

然而含恨千秋今者朝廷之處邊事是非得喪之間已了一䇿而臣之衰病不得又待全定敢將賤病濫祈遆免而不意非常之 恩又加於有罪不孝之身臣誠感懼不敢更告癃病未殄敢來趍謝第切伏念風樹之哀久而彌纏蒲柳之命難以計住臣之情事日急一日卽目秋序向晩霜露悽愴懇乞 聖慈諒臣至情特許臣觧職使得數年退守丘壠則臣蒙被 恩私得伸情願倘有一日餘喘終當爲 聖明死矣臣無任感激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昨聞疾頗重於心爲慮今來謝良切慰喜人在六氣中疾㾪之侵所不能免宜善調理未可去也使毋有知欲掛冠觧職來守丘墓乎論思弼違以匡國家乎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毋心所在定不如此則今日去而守墓者

欲伸情事而反有傷於孝之道無乃不可乎宜體予意

又乞退疏 己亥五月

伏以臣先將風樹切迫之情乞解官數年退守松楸此蓋臣四年前所已陳達於 聖聰而實不肖臣區區至情所素定者如此伏蒙 聖旨敦諭不准大槩以接伴爲重及監院奄逝則臣可請退而三年儐接一朝云已須身送境上公私情義方安臣宿病呻痛扶曳登程盡境而送今已復命闕下矣公事已了私情可伸此正微臣志願得遂而天地父母有以曲全烏鳥之會也臣之苦意前後疏中畧已陳之今不敢更爲煩聒兵禍之後從金革之典者非獨一臣而臣之情事與他人不同同臣見復者或已服前喪或偏親尚在此則猶盡於前而亦可追於後也未有如臣

以幼以兵俱不得自盡於前後而今其永感更無可追之
日也今日之計但欲於數年之間自守空山使荒田稍辟
遺隣稍集樵火可禁守護有籍而已臣之要報於親者已
薄而今且并此而不得便遂蒲柳之質一朝溘然則恐無
以見父母於泉下而永為不孝之鬼也懇乞 聖慈曲諒
臣前後所陳容臣解官數三年退遂微情愚臣幸甚人理
幸甚臣無任惶恐切祝之至

又乞退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以草莽賤品受 恩聖朝致位八座臣誠感激思
報涓埃雖殺身隕首是臣素許況臣一塵之進退有何大
關係大作難而必欲直遂已志乃不顧君上所命乎顧臣
所請棄出於區區爲鳥之至情而不幸今日混被形跡之

所拘臣竊恐　聖明或未及察臣情事謂臣并踏迹日引
去者之常套而不准臣之所請也與臣同列者所宜知臣
而或有謂臣欲假此而歸去者則宜　聖明之有是慮也
臣之此請已自四年之先臣當時蒙恩玉堂有何絲毫可
避之跡能知有今日而預為之地乃發情外之言辱誣聖
聰也哉直緣伊時　聖旨敦諭而國難未紓臣不敢再請
忍情徘徊至於今日賊已退而臣之情願猶未得伸此臣
之所以不避同列之疑亦不敢懷　聖上勉留之恩而寧
陷於必遂己志之誅也況目今朝論右以柳成龍為所共
誅之奸而臣為其腹心鷹犬倘法紀稍振臣罪自有可處
何敢徒恃　聖恩冒竊宰銜有以重耐彈之譏也人臣立
朝進退當慎一番人進一番人當退若依阿淟涊有所遷

就於其間則士之平日讀書師古要以自守者何居上之取人亦何用此輩為哉臣用是慚懼不敢冒出在告曠職已經數月之久所帶官司之人已不知有臣臣亦不自知職名在身臣之事君道行則留不行則便當奉身以退豈有因循不去并防公私知臣所為者哉噫臣少小學舉子業不敢有僭越之望但以家貧親老冀倖末科得一縣以養出身之後濫蒙 恩擢前後履歷率非夢寐之所相及一職未奉而母已去世臣之志已荒涼矣母亡既不得守母廬墓之戒賊退又不即遂臣退守之願以此以彼臣徒為不孝不忠之歸耳霜露日凄丘壠日荒臣跡月難臣計日乖知臣者謂臣心苦不知臣者謂臣心誹臣秋宵無夢竹屋長嗟而已伏乞 聖慈諒臣居無可用察臣其勢當

退憐臣志有所在許臣解職遂願則私情幸甚公議幸甚臣不勝祗徊悶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姑不論他是非今國家艱危事大擾人詞命之責係國家安危成敗非卿大手不可此一不可去卿棄親離家從予於顛沛流離之際此所謂惟其所在致死卿之忠孝足以貫日月何忍獨於今日棄予而去此二不可去卿惟當隱忍不宜退去夫天下自有真是真非非人所得以私者一時過激之論何足數哉宜遵前旨勿辭

辭職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曾將霜露罔極之情願乞數年解職而未蒙允許繼以神誅鬼責疾病交作既不敢再請而亦不堪就列前後呈告至於六度其間日子已至四十餘個之多臣到此

惶懼仍伏思之則與其虛帶職名徒積曠瘝之誅寧申前請退遂私情盖臣之至懇已自四年之先陳達 天聦非自今日而始蹈近日求去者之常套也設撰以今日之事勢實有益堅其乞解之情者寧有中止其已定之計者哉同臣被劾者或被罪或出外臣獨何顔冒竊宰街有若無罪者然哉臣之事君去就之際不可苟焉去就一苟則居官處事舉皆一於苟而已臣於孤 恩愧懼之餘亦大懼之伏乞 聖慈諒臣之病不堪供職察臣之勢不敢冒恩許臣解職退遂私情則公私幸甚臣不勝震恐懇祈之至

闕下請命待罪疏 壬子二月

伏念臣頑命耐久白首不死不幸今者巨孽出於門中名掛賊口同出之人悉被拿鞫獨臣猥荷洪造以臣犬馬之

[illegible]稍有微膚特寬三木之誅臣感激流涕而不知所云竊
伏承 備忘記勿問之 旨至念賊徒有陰中之計此則
又千萬人意慮之所未及臣伏讀 恩旨當何爲懷唯感
淚無窮而已第念臣平生立心未必不以忠 君愛國之
念蓄積于中而不期雜出於兇賊之招名澆身等臣誠痛
憤惶恧不敢以 恩自安謹率羣從子弟伏斧鑕席藁請
命伏乞 聖慈平正刑章以爲擇婚不謹汚蠛門戶貽辱
朝廷之戒

陳
光引陳
頭引陳
非承陳
見恭
時山金
山金
陳
厚
同人